



323
197



始



北京
官話

搜

奇

新

編

323-197



燕山管窺居士纂
日本石山福治註解

搜奇新編

東京 文求堂藏版

大正
5. 11. 20
內交

大日本大正五年
冬月刊行于東京

搜奇新編序

余性嗜雜誌諸書於名人所著說部每多留心搜覽茲以晝
長閑暇之際追維昔時所閱諸書擇其稍有異趣猶能記憶
者編輯四十則易以京師俗言題曰搜奇新編俾海外諸
君子閱是書者既廣見聞兼習語言一舉而兩善未始非補
助學業之一道也至書中所載報應之說信者不爲無益弗
信者亦無所損惟冀諸君子不以謬妄見哂則幸甚焉

光緒己卯年秋七月

燕山管窺居士自識

小引

斯の書は、北京官話の教師として聲名のあつた、故人の某先生が、其生前の閑餘にいろくゝの雜書を讀んで中から最も興味のあるもの四十則を選び、一々之を純粹の北京官話に書き改め、學生に講授する一助と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先生館を捐てられてから斯の草稿はその教を受けた某氏の筐底に埋もれてゐたのが近頃我等の眼に觸れた。記述した事柄は必ずしも新らしいものではないが用語に難解のものが無いのと、記述が支那の民族性に

觸れてゐる點とは、支那語を學ぶ人や、支那の事情の研究者にとつては、なかくゝに面白味のあるものであるから、試みに之が註解を附して梓に上せた、亦是れ余が近來忙中の一閑事である。

大正五年十一月

石山福治述

人靠天工
船靠舵工

北京官話 搜奇新編目錄

一	則	汪店	一
二	則	膈翁	三
三	則	常熟某甲	四
四	則	劫盜還債	六
五	則	懷集命案	九
六	則	宿孽	一
七	則	鬼訛詐	四
八	則	鬼妻索命	六
九	則	慶弔宜慎	九
十	則	俠客	二

十一則	借銀代償	三
十二則	拾遺不還	五
十三則	天道好還	七
十四則	海盜報恩	九
十五則	誤拘縣令	三
十六則	魂乞伸冤	五
十七則	魂守金	三
十八則	頭脫顯報	三
十九則	胡中丞	四
二十則	漳州城隍	四
二十一則	宿冤索命	九
二十二則	回煞	五

二十三則	齊觀察	四
二十四則	強盜賢妹	六
二十五則	巨猾惡報	六
二十六則	平反冤獄	六
二十七則	斷案敏捷	九
二十八則	酷吏慘報	七
二十九則	山陽大獄	七
三十則	天網難逃	六
三十一則	藉人復仇	八
三十二則	雷擊惡婦	八
三十三則	微行摘印	六
三十四則	冥誅兇惡	九

三十五則	雷擊昧心	九二
三十六則	貪淫巧報	九四
三十七則	鬼崇刑幕	九九
三十八則	縣丞遇鬼	一〇一
三十九則	古道可風	一〇三
四十則	騙賊巧還	一〇五

目次終

北京官話 搜奇新編

管窺居士輯
石山福治註



一則 汪店

揚州城裏頭，是個熱鬧地方，所有各樣兒的貨物，都堆集在轅門橋，道光年的時候，有一天，忽然間轅門橋地方着了火了，所有那地方的高樓大房子，全都燒了，就是內中有一個雜貨鋪沒叫火燒，據人傳說，火正着的旺的時候，大家就瞧見那個雜貨鋪的房上，有好些個黑旗子，保護着那個房子，那個火所進不去，趕火滅了之後，有人一打聽，敢情那個雜貨鋪的掌櫃的姓汪，那個鋪子開了有三十多年了，那個掌櫃的，有六十多歲了，趕着火的時候，他家裏的人，

已經都逃出來了，貨物不過歸着了歸着，一點兒也沒遭邊，據那溜兒的街坊說，那個雜貨鋪的老掌櫃的，平常也沒格外作過甚麼善事，不過就是他作了這麼些年的買賣，從來沒哄騙過人，這是大家知道的，這麼看起來，不哄騙人的人，上天就這麼保護他，若是人常哄騙人，上天也必要重罰他的，所以人不可以說，哄騙人不算傷天理的事情，俗語兒說，人巧，巧不過天去，人不可以不醒悟。

【註】揚州(江蘇省にあり)

道光(清朝の年號、西曆一八二一年より同一八五〇年の間)

着了火了(火事になつた)

沒叫火

燒(火事に焼けなかつた)

所進不去(どうしても這入つてゆかぬ)

趕火滅了之後(火が消えてしまつてから)

敢

情(實際は其實)

歸着(始末する、片付けける、整頓する)

遭邊(滅茶苦茶に)

哄騙(騙りあざむく、馬鹿にする)

二則 膈翁

江蘇無錫縣地方，有一個人，得了噎膈的症候了，所以他的街坊，大家都管他

叫膈翁，有一天他到一個茶館子裏去喝茶，在地下撿了一個手巾包兒，打開一瞧，裏頭包着的竟是金子和珠子，他心裏一想說，我眼瞇着是要死的人了，要這個東西，有甚麼用處呢，莫若我在這兒等着，若是有人來找，我給人家就結了，這麼着他就沒回家去，就坐在那兒等着，趕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就見有一個老婆子，呵呵絆絆的就來了，一邊兒哭，一邊兒滿地下直找，膈翁就問他找甚麼了，那個老婆子就說，丟了一包金子和珠子，膈翁聽他說的都對了，就給了他了，那個老婆子接過去，千恩萬謝的拿了走了，趕膈翁回到家去，忽然頭一暈，一惡心，吐出一塊痰來，就彷彿牛皮似的那麼硬，趕拿刀砍開了，又連到一塊兒了，大家看見這個，都詫異的了，不得起，這麼膈翁的病也好了，可見作一件善事，就能死裏得生，善惡的報應，再不能錯的。

【註】

無錫(江蘇省にあり、滬寧鐵道沿線の小都邑)

噎膈的症候(咽喉の塞がる病、氣、又痲痛の類)

街坊(隣りに近所)

眼瞇着

是要死的人了(問もなく死なぬば、ならぬ人間である)

呵呵絆絆的(息せき切つて、ふらふらと言ふて)

滿地下

直找(そこら中を洩れなく尋ねる)

接過去(受取つてゆく)

詫異的了不得(不思議でたまらぬ、奇怪な事であったことである)

三則 常熟某甲

江蘇常熟縣地方有某甲種地爲生家裏也算是個小財主他有個街坊是給人家傭工的娶了個媳婦兒長得很美貌某甲看見了心裏說若是我能得這個婦人作我的妾就是死了也是甘心情願的這麼着他就把那個傭工的人找來了叫他在他家裏當長工見天等他吃飽了之後他叫他背那很重的東西就這麼一年多的光景那個傭工的就得了病死了某甲就把他媳婦兒娶來作了偏房了他算是心滿意足的了趕過了一二年之後這個時候正是八月裏下完了雨就晴了天了莊稼又在剛熟的時候某甲可就到莊稼地裏閒溜達去了就看見亂草裏頭有先頭裏那個傭工的棺材都快壞了忽然他心裏一發善念想這個人是因爲我死的今年冬天我一定要把他的棺材給

他入了土他的魂靈也就平安了他這兒正盤算這個了忽然間聽見那個棺材裏有响聲兒就見鑽出一條長虫來過來把他的脚就齧住了他嚇了一大跳就忍着疼趕緊的往前跑那條長虫可還在他的脚上盤着了也不下去某甲已經是力盡筋疲了他可就把從前所作的事都告訴大家說了這個工夫兒那一村子的人老老少少全都瞧熱鬧來了然後某甲就死了復返又甦醒過來了可就和他的妾說我肚子裏癢癢的很利害忍不住你快拿刀來把我的肚子刺開看看裏頭有甚麼東西說完了他就抱着他的個妾就死了趕又待了不大的工夫兒他的那個妾也死了

【註】

種地爲生(農業をして生かしてゐる)

傭工(手間取)

甘心情願的(満足する、望まぬ)

作了偏房(妾と)

鑽出(のたくり出る)

齧(む)

盤着(からみつく)

弄不下去(とり去ること)

が出

癢癢的利害(かゆくたまらぬ)

刺開(切りひらく)

四則 劫盜還債

福建泉州府城外頭，有一個人很窮，娶了一個媳婦兒，他這個媳婦兒剛一過門，見了他男人，就直抖擻，很害怕，就起這麼他每逢說話，一不合他男人的意，他男人就拿板子打他，若他男人氣急了的時候，總得拿刀子把他的肉皮子刺流了血，纔能住手，哪趕他生了四個兒子之後，他男人還是那麼作踐他，後來這個婦人，瘦的簡直的成了鬼了，然而他心裏並沒有一點兒怨恨他男人的意思，見天他就靠着織紡過日子，這一天有一個朋友來，約會他男人出海作買賣去，他男人就答應了，也沒告訴他說，就起了身了，趕他男人走之後，他治家更勤謹了，後來家裏也漸漸兒的寬綽了，他們家房後頭，原有一塊空地，有一個財主，願意花一百兩銀子，買那塊空地，這個婦人就賣了，拿這一兩銀子，就放賬，差不多二十年的光景，家裏就成了一個小財主了，這一年，他男

人回來了，到了家門口兒一瞧，門戶全改了新的了，心裏很納悶兒，也不敢叫門，就在門口兒站着，這個工夫有他一個本家的人出來了，還認得他，趕緊的進去告訴去了，他的那幾個兒子，都出來把他迎接進去了，他一問纔知道他的媳婦兒已經死了，他的兒子都長起來成了家了，這麼着他的兒媳婦，也都出來見了他了，他就問怎麼如今家裏會這麼財主呢，他兒子就告訴他說，這都是因為我們的母親，又勤謹，又儉省，所以纔把家給治料起來了，他一聽這話，心裏很難過，恨不得再見他媳婦兒一面纔好哪，他聽見人說過，張天師知道陰間的事情，這天他就起身到廣信府去了，見了天師，他就一說這個緣故，求天師帶他見一見他媳婦兒的魂靈，天師說，你明兒個來，我叫你見一見罷，還囑咐他說，你若見面的時候，可別害怕，他就答應了，心裏很喜歡，趕到第二天，他又去了，天師就把他帶到一間黑屋子裏去了，他進去一看，就見有一個黑臉大漢，手裏拿着把刀，一腦門子的氣，見了他，就大聲的一嚷，他就嚇的躺

在地下昏過去了，大家把他攙出來了，待了半天，他緩醒過來了，可就和天師說，我打算見的，並不是這個大漢哪，天師就笑着說，不錯的，就是這個人，我告訴你這個緣故罷，你前輩子是個賣布的客人，起山東地方路過，那個大漢，是個騎馬賊，他把你殺了，把你的銀子搶了去了，後來他死了，閻羅斷的，叫他今生托生女人，作你的媳婦兒，所以你那麼作踐他，他能那麼忍耐，那正是還你命的意思，他把你的家給你治料起來了，他就是他還搶你的那銀子的意思，這是一定報應的理，你如今也是多這麼一見他，他聽這話纔醒悟，起這麼，他也就想他媳婦兒了，俗語兒說，兩口子是冤怨緣，就是這個意思。

【註】 剛一過門(嫁入つたばかり) 抖擻(身ぶるひする、ガ) 板子(竹割) 那麼作踐
 他(さういふ風に彼に虐待さるゝ) 約會(約束するこゝとに定める) 寬綽(餘裕がある) 放賬(金を貸すこと) 納悶兒(氣まづい思ひをする) 給治料起來(整理する、やりくりする治める) 難過(相濟まぬ、氣の氣に思ふ) 陰間(冥土、あの世)
 一腦門子的氣(恐しく怒つた貌で) 昏過去(氣絶する) 攙出來(扶け出す、支え起して出す) 緩醒過

來(だんがつか)

閻羅斷的(閻魔王が裁判さばいた)

五則 懷集命案

廣西懷集縣地方山多，那個地方的百姓種樹的很多，最容易打官司，有個姓徐的他原先是個財主，後來敗落了，他可就把他山上的一塊地，賣給他隣村子裏住着的一家兒姓梁的了，梁家就種上樹木了，趕過了十年之後，樹都長起來了，梁家打算把樹砍了賣錢，估摸着總可以賣一千兩銀子，這個時候那個徐的知道了，想着梁家弟兄都是懦弱的秀才，可就屢次的到梁家去訛詐，這麼着兩家就打了好幾年的官司，也沒完案，這一天忽然姓徐的到知縣衙門去告狀，說是姓梁的把他的一個本家的人，在山坡子底下，給打死了，那位知縣姓黃，聽這話，就趕緊的到那兒去一看，就見有一個死屍，在山坡子底下躺着了，一細驗，所有的傷痕，全在右邊兒，再看山上，並沒有打架的踪跡，心

裏可就很疑惑，又問了一問那溜兒住的人和地保，都說並沒聽見有打架的。這個工夫兒，黃知縣又聽見遠處有婦人哭的聲音兒，可又不見那個婦人到屍場裏來，心裏更疑惑起來了，又一細打聽，有人說：那個哭的婦人，就是這個死鬼的媳婦。他本家的人不叫他到屍場裏來，恐怕他衝撞了官府。黃知縣聽這話，就把原告帶回衙門去，一細追問，可就審出寃情來了。敢情這個姓徐的因為訛梁家，總沒訛到手，可就想了這麼個法子。他就找了他們本家裏一個頂窮的人給他飯吃，還應許養活他媳婦兒一輩子。這麼着他就約會了好些個人，把他那個窮本家就誑到山上去。他叫大家揪住了那個人的左手，他拿槓子，活活兒的把他那個窮本家給打死了。然後大家把死屍抬到山坡子底下來，擱在那兒了。他可就到縣衙門去告的是梁家把他本家的人打死了，趕知縣驗屍去了。那個死鬼的媳婦兒纔醒悟了，是上了他們的檔了，可就哭着要出來喊冤。他們大家攔着他，不叫他出來見官，趕審明白了，定了案了，知縣就

把一個主謀的，兩個正兇手，都解到省裏去，趕走到半路上，三人都病死了。若是這案知縣稍微的一個不留心，可就冤屈良民了。足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害人的，反倒把自己害了。

【註】 敗落了(おちぶれた) 估摸着(推量する、想像する) 訛詐(ゆする、言ひか) 完案(事件を完結すること)
 山坡子底下(山坂の下) 告狀(告訴) 那溜兒(その邊、あの一帯) 死鬼(死人、死者) 頂窮的人(最も貧乏な人) 揪住(つか) 上了他們的檔(彼等のペテンにかゝつた、彼等にごまかされた) 正兇手(正犯者、手を下した者) 解到省裏去(其省の首都へ護送してゆく)

六則 宿孽

有一個舉人姓焦，娶了一個媳婦兒，娘家姓金。這一天有一個算命的瞎子，起門口兒過，金氏就把他叫進來算了一卦，所說先頭裏過去的事情，都很對。這廝着金氏就給了他些個錢和米，把他打發走了。就在這天晚上，金氏的肚子

裏忽然有人說話說我師父走了我暫且借娘子的肚子裏住幾天他們家裏的人疑惑是樟柳神可就問說莫非是靈哥麼肚子裏答應說我不是靈哥我是靈姐師父叫我住在你肚子裏禍害你爲得是嚇唬你好和你要錢說完了就捻他的腸子金氏疼得所忍不住姓焦的很着急就出去找那個算命的瞎子去了直找了好幾天這天在半道兒上遇見那個瞎先生了姓焦的就趕緊的把他請到家裏來求他把這個災給除了應許謝和他一百兩銀子瞎先生答應了可就大聲的叫三姑快出來罷就這麼叫了兩聲就聽見肚子裏答應說我不出去了我前輩子是某家的妾叫正奶奶把我作踐死了如今那個正奶奶就托生的是這個金氏我所以投奔師父當樟柳神的緣故就爲報這個仇我如今既然鑽在他肚子裏來了我不要了他的命我不肯出去瞎先生聽這話嚇了一大跳就說這是冤孽債我不能救這麼着他就走了姓焦的就懸符拜斗還是一點兒效驗也沒有每逢姓焦的請一個大夫來金氏肚子裏就

說這是個糊塗大夫吃他的藥也不靈可以叫他的藥進來罷姓焦的又換了一個別的大夫來肚子裏又說這是個好大夫我怕是他的藥能治我這麼着他就掐住嗓子趕吃下藥去就又吐出來了肚子裏又說你們若是軟求我還可以的你們若是用法子治我我是先把他的心肺吃了後來姓焦的一請和尚和跳神的來金氏就加同萬箭攢心似的滿地下亂滾亂叫肚子裏還說你受我這樣兒的揉搓你還不肯尋死你怎麼把性命看得那麼重啊姓焦的本來是南昌府彭大人的門生彭大人聽見這件事打算要奏事請旨意殺那個算命的瞎子姓焦的不願意人知道這件事直央求着不叫辦金氏就起這麼就死了這是乾隆年間的事情

【註】 娘家(母の家、實家、さと方) 算命的瞎子(盲人、賣卜者) 暫且(暫時、し) 樟柳神(章陸神の俗稱、午旁に)
 人の形を刻めるもの、巫者之を呪して人の禍福を知るといふ) 捻腸子(腸をね) 所忍不住(とても我慢しきれない) 前輩(前の世か)
 子(前世、前の世) 正奶奶(正妻、本妻) 鑽在他肚子裏(彼の腹の中へ) 冤孽債(前の世か)

報業の 糊塗大夫(馬鹿) 摺住嚜子(咽喉をか) 軟求我(稔かに私に願ひば) 跳神
 的(巫婆) 如同萬箭攢心似的(宛ら無數の矢で心臓を抉り突かれるやうなふうで) 揉搓(いじめる) 尋死
(自殺する、死にたがる) 央求(願ふ、請求める)

七則 鬼訛詐

杭州地方有一個人姓孫，兩口子很和睦，忽然姓孫的媳婦兒得了病死了，他心裏很煩悶，這一年夏天他到一個朋友家去喝酒，趕散了之後，天已經半夜了，他就拿着火把，一個人往回裏走，在半道兒上，他忽然打了一個冷戰兒，就趕緊的回家來了，到了家之後，家裏的人看見他神氣改了，問他話，他也不言語，他拿着的那個火把剩了還有一寸多長了，那個時候正穿的是單衣裳，就見他要把剩的那點兒火把，藏在袖子裏，這個工夫兒，就聽見他忽然改了女人的聲音了，就說：我們母女兩個人一塊兒走，你起對面兒來了，我趕緊的帶

着我女孩兒躲你，你不但讓道，倒還拿腳把我的女孩兒給踹死了，所以我跟你到家裏來，和你要命，家裏的人聽這話，知道他是中了邪了，大家可就說：陰陽相隔，你看得見人，人看不見你，這是無心中的錯，怎麼能抵償呢？鬼聽這話更急了，就大聲嚷着說：我就知道一命抵一命，不知道別的，說完了這話，姓孫的就摔躺下了，嘴裏直往外流白沫子，就昏迷不醒的了，大家正在手忙腳亂的這個工夫兒，姓孫的死了的那個媳婦兒的魂靈來了，附在姓孫的身上，了，那個姓孫的立刻就站起來了說：我剛纔聽見這件事，所以我特意解勸來了，又和那個女鬼說：陰陽都是一理，不知者不罪，你的女孩兒不過受了一點兒傷，並沒有死，依我勸你，若是你要些個酒食，可以隨你的便，你若是再不答應，我現在到城隍那兒告你去，先治你訛詐的罪，說話之間，就告訴家裏人說：掣一張黃紙，把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都寫明白了，送到城隍廟裏去燒了，那個女鬼一聽這話，就害了怕了，就央求着，情願意說合完事，姓孫的媳婦兒的

魂靈就叫家裏的人燒三千個銀紙錠子，作一碗湯飯，把那個女鬼送出大門去走了，姓孫的也甦醒過來了，趕大家問他，他一概不知道，後來姓孫的病了一個多月纔好的。

【註】火把(松明、た) 往回裏走(戻つて) 打了一個冷戰兒(オソケを) 躲(よけ)

躡死(踏み殺す) 和你要命(お前の命を貰ふ) 中了邪了(邪念にとりつかれる、祟られる) 抵償(つぐの、辨償)

(にあ) 摔躺下(叩きころぶ、倒れる) 手忙脚亂(忙しくててんてん) 城隍(鎮守の社、徳望ある官吏を祭りたる社)

紙錠子(紙で拵らへた錢之を燒きて死人に施こすもの) 女鬼(女の亡魂、婦人の幽霊)

八則 鬼妻索命

有一個姓譚的，在浙江地方作知縣，他和他的媳婦兒不對，因為這一天，他們兩口子拌嘴，他拏手擰他媳婦兒的腮幫子來着，他媳婦兒很有氣，就吊死了，趕過了三天之後，就顯魂出來禍害他，每逢姓譚的和他的妾一塊兒睡覺，他

的魂靈就來了，揭開了他們的帳子，往裏吹涼氣，姓譚的很有氣，就請道士來作法念咒，把那個魂靈拘到東廂房裏去了，拏符把門封上了，外頭又加上了，官印的封條，就起這麼，鬼可不來了，後來過了不多的日子，姓譚的就調了別處去了，後任的知縣到任之後，把廂房開開了，那個魂靈就又出來了，可就附在了一個使喚丫頭的身上亂鬧，後任的官，就把鬼魂叫來了，問明白了這個緣故，可就說，夫人既然是和譚縣令有仇，這事與我的使喚丫頭不相干，你為甚麼害禍他呢，鬼魂說，我並不敢禍害您的使喚了頭，我不過是借着附在的身上，好求您納，又問他，你求我甚麼，鬼魂說，我求您把我送到譚縣令的任上去，又問他，夫人為甚麼不自己去呢，鬼魂說，我是屈死的，沿路上都有河神攔住我，不叫我過去，總得有您的印文送到那兒去纔行哪，還得求您派兩個衙役，把我押送到那兒去，又問他，派那兩個衙役送你去，鬼魂說，就派陳貴滕盛那兩個衙役送去了，就就行了，原來這倆人，是已經死了的，倆衙役，這麼着後任的

這個官就答應了，寫了一套文書就燒了，再說這一天姓譚的正在臥房裏吃晚飯哪，忽然他的妾躺在地下了，就大聲的說，你太沒良心了，你把我逼死了，你還把我的魂靈收在東廂房裏餓着我，如今我回來了，決不與你善罷干休，就起這麼，衙門裏黑下白日所沒平安的時候，姓譚的沒法子了，就又請道士來作法念咒，把鬼魂拘到獄裏去，拿符和官印封條，都封好了，那個鬼魂臨進獄裏去的時候說，你的良心算是喪盡了，你上回把我關在東廂房裏，那到底還是房子啊，如今我犯了甚麼罪了，你把我收在獄裏去，我一定要報仇的，趕過了沒一個月，獄裏有一個重囚犯，自己，弔死了，姓譚的就因為這個被參革職了，心裏很害怕，就把頭髮剃了，要當和尚去，還沒起身了，就得了暴病死了，

【註】 不對(不和、睦まし) 拌嘴(口論する、口いさかひする) 腮幫子(頬、ほつ) 弔死(縊死する、首くくりする)
 封條(封じ目に貼る書付) 調(轉任する) 使喚丫頭(召使への小間使) 亂鬧(亂暴する、さぎ立てる) 任上(任)
 衙役(役所の小役人、下役人) 太沒良心(餘りに無情過ぎる) 逼死(いじめ殺す、虐殺する) 算是喪

盡了(いとう少しの人情もな)

被參革職(彈劾されて免職となる)

暴病(急病、はか病)

九則 慶弔宜慎

湖南長沙縣知縣姓丁的死了，有善化縣安知縣的媳婦兒，要到長沙縣衙門弔祭去，安知縣早起就吩咐底下人，給夫人預備好了轎子，這麼着安夫人就換上了一身的素衣服，坐上轎子走了，趕走來走去，轎夫就把夫人抬到了一個衙門去，那個衙門的看門的出來，就把夫人請進去了，趕進去了一看，滿院子都是懸燈結綵的，心裏就有點兒疑惑，趕進到客廳裏去，就見有好些位堂客，都穿着補服出來迎接他，大家見他穿的是素衣服，都很詫異，安夫人見大家穿的都不是素衣服，也很納悶兒，這個工夫兒，他又看見有一位老太太，也穿着補服，在一張椅子上坐着了，他就過去了問姓名，那位老太太帶着有氣的樣子，就大聲的說，我是現任的這個道台的母親，安夫人聽這話不順，可就

更慌了，就又問別人，靈是在那兒了，大家都不很懂得他的話，聽他說靈字，當作人字的音了，想着他必然是問主人，在那兒了，可就答應說，坐着的那位老太太，那就是主人哪，他聽這話更慌了神了，大家也都不明白是怎麼件事，這個時候，還是長沙府知府的夫人醒悟過來了，就問他說，您大概是要到長沙縣衙門弔祭去罷，安夫人答應說，正是長沙府的夫人說，這不是長沙縣衙門，您快走罷，安夫人聽這話，就趕緊的出來了，敢情這天是道台的母親的生日，各官員的夫人，都去祝壽去了，安夫人坐轎子出門的時候，連底下人帶轎夫，也想着一定是上道台衙門作生日去，這麼着就一直是把轎子抬進道台衙門去了，那兒的那個看門的，也當是安夫人是作生日來了，所以就把他讓進去了，這纔全都錯了，趕安夫人出了道台衙門，坐上了轎子，也沒到長沙縣衙門去，就哭着回來了，這麼看起來，若是給人賀喜去，或是弔祭去，大要小心，若是一個不留心，就要丟臉面的。

【註】弔祭去(悔みにゆく(葬事のある所))

素衣(白い着物、喪装)

懸燈結綵(立派に飾り付けする)

客廳(應接所)

座數(客間)

堂客(婦人客、女の客人)

補服(禮装)

老太太(老夫)

更慌了神了(一層慌て、面喰つてい)

まっ

惺悟過來了(気がつた)

生日(誕生祝のこと)

丟臉面(面目を失ふ)

十則 俠客

嘉慶年的時候，有一個蘇州買賣人，帶着好些個銀子，坐船回家去，走在半路上，下起雨來了，他就看見岸上有一個孤單客人，頂着雨來了，渾身的衣裳，淋了個精濕，到了岸邊兒上，要搭這隻船，這個買賣人，看他那個樣子，很可憐，就把他叫上船來了，趕那個客人到了船上，這個買賣人一看，他就是孤身一個人，也沒有行李，這麼着，他就拿出一件乾衣裳來，叫他換上了，又給他酒飯吃，那個客人就撒開了一吃一喝，這個買賣人，並有一點兒嫌他的意思，趕走了幾天，忽然有十幾個強盜，拿着傢伙，到船上打搶來了，船家嚇的全都哭了，這

個買賣人，嚇的一點兒法子也沒有，就等着死就結了，就見那個客人就站起來了，說有我在船上了，你們不用害怕，說話之間，他就出到船頭上去，拿拳頭把好幾個賊都打到河裏頭去了，下剩的那幾個賊，也全都上岸跑了，這纔知道那個客人是個俠客，這麼看起來，這個買賣人，就起了這麼一個可憐人的善念，他竟會化險爲平，所以善事人萬不可以不作，漢昭烈帝有言，勿以善小而爲不爲，這話寔在是不錯的。

【註】 嘉慶（清朝の年號（西歴七九六）年より一八二〇年の間） 孤單客人（一人リポツチの旅人、單獨に旅する人） 頂着雨來（雨の降る中を來る）
渾身（から） 淋（ぬれる、濕る） 撒開了一吃一喝（打ちとけて飲んで、打ち食つたりする） 打搶來（掠奪を始める）
化險爲平（危險の境界を靜穩にすること）

十一則 借銀代償

嘉慶年的時候，有一位侍郎徐大人，是浙江人，他沒得第的時候，這一年在鄉

試之先，他同着他一個本家哥哥，到城隍廟裏逛去，可巧有一個婦人進廟裏求籤去了，請道士給他講解籤文，道士就轉求徐大人給他講解，徐大人就問那個婦人，所問的是甚麼事情，那個婦人說，因爲我的丈夫病的利害，大夫說，總得吃人參纔能好哪，我們家裏很窮，買不起人參，沒法子，就出重利錢，借了點兒銀子來，爲得是買人參，若是我的丈夫吃了人參，果然好了，就是借人家的這個銀子，也就容易還了，若是吃下去還是好不了，那可就苦上加苦，更不好辦了，所以我來請示於神，求您把這籤文講給我聽聽，徐大人就拿話安慰他半天，那個婦人就走了，這個工夫兒，徐大人的那個本家哥哥，就在佛桌子傍邊兒，檢了一個布包兒，打開一看，大約有二十多兩銀子，可就笑着和徐大人說，今兒晚上，俗們有了喝酒的錢了，徐大人說，這必是剛纔那個婦人掉的，你既然聽見他所說他那個苦處了，怎麼還忍心還把他的銀子拿了去呢，他的本家哥哥不聽他這話，就把銀子拿了走了，待了不大的工夫兒，那個婦人

珂珂絆絆的進廟裏來了，找了半天銀子沒有，可就大聲的哭起來了說，這包銀子既然丟了，我和我的丈夫就都不用活了，徐大人就勸他說，銀子已經到了別人手裏了，也不能回來了，你剛纔告訴我的那個話，我很知道你的苦處，我不能攔住那個人把你的銀子拿了去，這寔在是我的不是了，我如今情願意賠你銀子，所以我在這兒竟等着你哪，你告訴我你的姓名住處，等我回去，把銀子湊足了，給你送到家裏去，那個婦人先還不肯信，後來想了半天，沒法子，就告訴了徐大人他的姓名和住處，然後就回去了，這麼着徐大人就回家去，到各親友家借了二十多兩銀子，給他送了去了，就在這年秋天鄉試，就中了舉人了，第二年春天會試，連捷中了進士，入了翰林，後來放過江南試差，作過會試總裁，放過江南學台，直作到侍郎，這麼看起來，也是這位老大人存心忠厚，纔得這樣兒的善報。

【註】得第(及第す) 鄉試(清朝科舉制度の舉人登用試験) 籤文(御籤の文句(神佛の前か)ら抽きたる籤の文句) 重利錢(高利)

好不了(良くない、よく) 不好辦(やりき) 掉的(落した) 不用活(生きてゐ)

湊足(寄せ集めて其數に充てること) 連捷中了進士(引ついでに進士の登) 放過江南試差

(江南の試験官に任せられたこともあり) 學台(清朝の試験官、視學官の如き大官) 直作到侍郎(ナツと續けて侍郎になつた)

十二則 拾遺不還

有一個江西人，開茶食鋪，這一天有一個人來吃點心，打扮的彷彿長隨的樣子，趕到吃完了點心，忙忙叨叨的就走了，這個工夫兒，掌櫃的過來檢傢伙，就瞧見桌子上有那個人攞下了一個手巾包兒，打開一看，裏頭有兩張當票子，五百多吊錢票子，掌櫃的就都攬在懷裏了，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就見那個人珂珂絆絆的回來了，臉上的氣色都改了，進鋪子裏來，就和掌櫃的說，我是在某公館裏當跟班的，今兒個早起，我們老爺交給我兩皮箱子衣服，叫我給當了去，我拿到長生當舖去，當了五百四十吊錢，連兩張當票子，都包在手巾裏

頭了，我剛纔一忙，就攞在您這鋪子裏了，求掌櫃的還給我，我直到死，也忘不了您的這個好處，掌櫃的聽這話就說，我這個鋪子出來進去的人山人海似的，我知道是誰撿了去了，那個人就跪在地下哭着說，我若是找不回去這個東西，我也沒臉面回去見我們老爺了，那我只能投水死了，就結了，掌櫃的就起誓發願的說，我若是撿着了不給你，將來我必死在水裏頭，那個人聽他這麼說，沒法子，就站起來，眼淚汪汪的走了，後來這個掌櫃的，就拏這個錢，帶着他的兒子，出外作買賣去了，趕買完了貨，坐船往回裏走，路過南蛇灘，船就碰在蛇的脖子上，上了，碰了個粉碎，父子都淹死了，有知道這件事的，說這個掌櫃的，這纔是現世現報哪。

【註】 茶食舖（茶と茶菓子とを賣る店） 長隨（官吏に附隨する從者） 忙忙叨叨（忙しくてせかすること） 攞下（置きおろす）

當票子（質札） 攞在懷裏（懷中へねぢ込む） 氣色（顔色、けしき） 只可投水死（たい身投をして死ぬ外）

（いな） 就結了（それで鬼がつく、それでおしまいだ） 起誓發願的說（神かけて嘘は言はぬ、有の儘を言ふのである） 眼

淚汪汪的（涙をハラ／＼とこぼして） 淹死（溺死する、水に死ぬ）

十三則 天道好還

有一位作教官的姓林，性情很剛直，因為有一個秀才，家裏是財主，外頭胡作非爲，林教官就屢次的責罰他，他可就恨上了，這一天他就編了一件事，到知府衙門誣告林教官，這位知府姓全，可就傳林教官到衙門來，和那個秀才對詞，林教官說話直率，可就得罪全太守了，太守心裏很不喜歡，那個秀才趁着這個機會，就要把林教官的官給弄壞了，這麼着他送給全太守五百塊洋錢，求太守詳參林教官，太守既然得了他這五百塊洋錢，可就將林教官詳解到省裏去了，省裏的委員，又袒護全太守，審的很不公道，林教官就說，若是省裏不能給我伸這個冤，我一定要京控的，委員聽這話很有氣，就連大官心裏也很不喜歡，就這麼上下一商量，就含糊定了案了，把林教官發到烏魯木齊去

了、這是乾隆六十年的事、赶到第二年、全太守犯了罪了、也發到烏魯木齊去了、這一年就是嘉慶元年、林教官遇恩赦放回來、臨起身的那天、恰巧全太守剛到烏魯木齊、林教官就還用舊日屬員的手本、到全太守寓所問安去了、手本裏頭、夾着一張牋紙、寫着一首詩說、五百年邊亦小哉、忍將名教掃塵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你却來、這個工夫兒、全太守正吃早飯哪、看見這首詩、把飯也吐了、躺在地下昏過去了、差一點兒死了、這麼看起來、天理報應這麼快、這麼巧、寔在是可怕之至、

【註】胡作非爲(良からぬことのみを働く) 恨上(うらむ) 編了(拵らへごとする) 傳(引致する)
 對詞(對決) 直率(辛直でかざり) 得罪(嫌はれる) 太守(知府の別稱) 趁着(乗じて) 洋錢(銀貨)
 詳參(文書にて強効してやる) 袒護(依怙最負する) 伸冤(冤を解くこと) 控(控訴すること) 含糊定了案(めてしまふこと) 發(流論する) 烏魯木齊(新疆省にあり) 恰巧(丁度、折よく)

十四則 海盜報恩

福州地方、有某甲和某乙相好、忽然某乙告辭走了、不知道他是上甚麼地方去了、某甲心裏很想他、因爲某甲很會作買賣、家裏可就漸漸兒的寬綽了、也盖了些個房子、在門口兒開了一個酒館子、見天就坐在鋪子裏作買賣、忽然這一天、看見某乙起門口兒路過、某甲很喜歡、就把他讓進酒館子裏來了、倆人說了會子別後的話、某甲說、現在我事情很忙、請你幫着我辦纔好、哪某乙先還不肯、後來勉強答應了、可就在鋪子裏幫着他作買賣、某甲待他就如同親弟兄一個樣、這一天有一個人、拿着一個磁瓶子來打酒、趕把酒給他打在瓶子裏了、那個人就在這鋪子裏、把那一瓶酒慢慢兒喝的快完上來了、就又把了一瓶子酒、這纔拿着走了、趕出去走了幾步、就見他在牆根兒底下摔躺下了、瓶子也碎了、洒了一牆的酒、那個人站起來、連瞧也不瞧就走了、某乙看

了半天，可就問某甲，這牆裏頭有房子沒有，某甲說，裏頭有房子，某乙說，今兒個夜裏可得小心賊來，某甲問他怎麼知道，某乙說，剛纔那個摔躺下的人，那是假醉了，牆上一着酒，土就鬆了，容易挖窟窿，這麼着，某甲晚上就點着燈等着，果然夜靜的時候，就聽見外頭咕咚咕咚的响，不大的工夫兒，就見牆上挖透了一個窟窿，伸進一條腿來，某甲就開門出去拿賊，一看，是一個沒頭的死屍，大家都嚇了一大跳，某乙就叫夥計們，把那個死屍砍成了幾段兒，裝在一個大酒罈子裏，趁着夜靜的時候，抬出去，扔在江裏頭了，回來照舊的關上門睡覺，趕到天亮起來了，某乙就和某甲說，這三天之內，這本院子的人，都不准隨便出來進去的，若是外頭有人來，不論是誰，不論是作甚麼事情，你一樣一樣的，都要告訴我說，趕過了三天之後，某甲就告訴某乙說，前兩天並沒有人來，就是今兒早起，有本地的一個種地的來了，和我商量買糞的事情，因為這後頭院子有一個糞坑，他說他明兒個早起帶了人來起糞，我已經答應了，某

乙聽這話也沒言語，趕到半夜裏，某乙就帶着本院子的人，到了後頭院裏，把糞都解坑裏起出來，一看，裏頭有一個人頭，某乙就叫大家把糞還照舊的撮進坑裏去了，他就拿口袋把人頭裝上了，又墜上了一塊大石頭，就沉在江裏去了，到了第二天早起，果然有五六個種地的起糞來了，趕他們把糞都起完了，瞧了一瞧，任甚麼也沒有，這麼着就都走了，某乙就告訴某甲說，你放心罷，決沒是非了，又過了幾天，某乙告辭要走，某甲問他上那兒去，某乙也不肯說，可就走了，這一天忽然有衙門裏的人，押解海盜，到法場處斬去，某甲一看，海盜裏頭有某乙，某甲嚇了一大跳，可就過去抱住他一哭，某乙就抬起腳來，把某甲踢躺下了，就說，我當初忘了誣板你了，如今後悔也晚了，某甲起來一想，他說的這幾句話，正是為救他的意思，心裏可就很感激的了，不得趕某乙被殺之後，某甲把他的屍首收埋了，又養活某乙家裏的人，看起某乙待朋友的義氣來，真叫人可愛，然而他落在海盜裏頭，身首異處，也實在的可嘆可惜。

【註】

告辭(暇乞する)

會作買賣(商賣がうまい)

酒館子(酒を賣る店)

讓進(中へ通す、這入つてもらう)

勉

強(つとめて、辛うじて、どうやらかうやら)

打酒(酒を買ふ)

洒了(そ、ぎかける、こぼす)

一着酒(酒をかけた)

鬆(ゆるむ)

挖透(掘り抜く)

幾段(幾つかに)

照舊的(以前の通りに)

本院子的人(この家の人)

並(ちつとも)

不准(許さぬ、いけない)

起糞(肥料をあげる)

是非(面倒な問題、いさこさ)

法場(刑場)

板(連累者の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て、人を添添にすること)

十五則 誤拘縣令

山東有一個候補知縣姓薛，是江蘇無錫縣的人，這一天，他正在公館裏吃湯麪了，忽然進來了一個衙役，走到他跟前兒說，你姓薛麼？薛知縣說，我是姓薛，又說，你是行二麼？答應說，不錯，我是排二，這個衙役就說，我們老爺打發我來，叫你去有話說，薛知縣就問，你們老爺是誰呀？那個衙役說，你到那兒去就知道了，薛知縣說，等着我吃完了麪再去，那個衙役說，趕回來再吃還不晚了，這

麼着薛知縣不理會，就跟着他到了一個地方，就見有一個官員，穿着官衣，坐在大廳上，彷彿州縣似的，趕薛知縣到了大廳上，就聽見那個官員問他，你是薛二麼？薛知縣嘴裏雖然答應是，心裏可有氣說，他和我是同品的官，他怎麼這麼稱呼我呢？這個工夫兒，就聽見那個官員說，你我見爲甚麼不跪下，就吩咐衙役們，把薛知縣拉下去，打了二十個嘴巴，薛知縣一想，能打我的人，一定比我的官大，無奈我不知道我是犯了甚麼罪了，這麼着他就大聲的嚷着說，求大老爺查一查，卑職是犯了甚麼罪了，又聽見那個官員說，你是甚麼人，敢稱卑職，薛知縣說，我現在是候補知縣，那個官員聽這話，就把公案桌子推開了，趕緊的下來，把他攙起來，直賠不是，又問是誰把閣下請來的，就見那個衙役跪下回話說，是小的把他請來的，那個官員很有氣，就拿板子打了那個衙役三十板子，叫他立刻把薛知縣送回去，趕薛知縣出來一看，是本地的城隍廟，趕他到了公館裏，那碗湯麪，還沒涼了，不大的工夫兒，他兩邊兒的腮幫子，

全腫起來了，這麼着他就告了十天的假，在公館裏養傷，就在這天，薛知縣隔壁兒住着一個同寅的朋友，有一個跟班的，名字叫薛二，忽然得了暴病死了，敢情是陰間的那個衙役傳錯了，又過了一天，城隍廟忽然叫火燒了，趕又過了有半年，薛知縣也死了，原來薛知縣也是快死的人了，精氣微了，所以鬼纔敢親近他，然而那個城隍神，不問明白了就動刑，寔在是荒唐極了，城隍廟忽然着了火了，或者是城隍受了陰間罰了，也未可定。

【註】

湯麪(かけうどんの類)

行二(共に二男をいふこと) 排二(共に二男をいふこと)

打發(遣はす)

大廳(公務室、法庭)

同

品的官(同級同位の官)

稱呼(よびかけ)

嘴巴(口元、橋)

公案桌子(法廷備付のテーブル)

直賠

不是(ひたすらに詫る、ついでさまにあやまる)

板子(割竹、管刑の執行に用ふるもの)

告了十天的假(十日間の休暇をする)

隔壁兒(隣家)

同寅(僚儕)

傳錯(拘引しまちがふ)

動刑(刑罰を加へること)

荒唐極了(出鱈目、極み、甚だしき疎漏)

十六則 魂乞伸冤

乾隆末年的時候，浙江山陰縣，有一個姓陶的，年紀十八歲，父母都死了，又沒有弟兄，他就跟着他的個親戚，到外頭學幕去，後來他的那個親戚死在外頭了，他可就流落在淮安府地方了，後來他在一個知縣衙門裏當了刑房的書辦了，他就租了幾間房子住，買了一個小使喚丫頭，給他做飯，他待那個使喚丫頭，如同自己的女孫兒一個樣，過了幾年，他有了點兒存項了，他就娶了一個媳婦兒，那個時候，這個使喚丫頭，也長大了，他的媳婦兒就要把那個丫頭賣了，姓陶的不忍得賣，他心裏疑惑他媳婦兒是嫉妬那個丫頭，他也不和他媳婦兒較量，這麼着他就買了幾樣兒嫁粧，把那個丫頭聘了，給的是一個民壯，並且他還常拿出錢來，幫他們家裏過日子，又過了有一年多，縣衙門裏有一個算命的，算人的富貴壽夭，很有靈驗，這一天，陶某散了衙門，到那兒算

了一命，那個算命的說，他立冬的那天準死，他聽這話，心裏很發愁，趕到了家裏，他媳婦兒勸了他半天，他還是愁煩，他雖然沒病，心裏可憂愁的，了不得，媳婦兒可就說，恐怕你有意外的災，你可以到衙門裏去，告幾天假，請幾位朋友到家裏來，和你作伴兒，好不好，姓陶的這話也有理，這麼着，他就到衙門去，告了假，然後可就請了幾個舊日的朋友到家裏來，喝酒閒談，趕到立冬的那天，他在家裏一天，也倒沒甚麼不好的消息，趕到了晚上，有定更多天，朋友們也都喝的半醉了，姓陶的是因為連日應酬朋友們，身上也乏了，他可就留下朋友們，叫他們大家隨便喝酒，他一個人就先進裏頭屋裏睡覺去了，待了半天，大家忽然聽見裏間屋裏一聲响，就彷彿打雷的似的，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剛要進裏間屋裏去看看，這個工夫兒，就見姓陶的頭臉都破了，渾身是血，披散着頭髮，就跑出去了，大家也就趕緊的追出去了，就見他越跑越快，趕跑來跑去，他可就跳在河裏頭了，後來在河裏打撈了好幾天，也沒撈着屍首，大家沒

不說那個算命的算的靈的，也有說這是姓陶的前生的冤孽，報在今世的，姓陶的媳婦兒，因為沒倚靠，可就往前走了一步，嫁了本地某甲了，姓陶的朋友們，也都沒法子，只可隨他的便就是了，姓陶的原先嫁給民壯的那個使喚丫頭，這一天，他男人當官差去沒回來，半夜裏他就聽見有鬼哭的聲音，越哭聲兒越近，他一看，是他的舊主人姓陶的，可就嚇了一大跳，姓陶的就和他說，我是叫人謀害了，你可總得給我伸冤，說完了就不見了，趕他男人回來，他就把這件事告訴他男人說了，他男人聽這話不信，趕又過了兩天，那個民壯，晚上走在半道兒上，就遇見姓陶的渾身是血，數落他沒良心，不給他伸冤了，那個民壯也嚇了一大跳，就趕緊的跑回家來，和他媳婦兒一商量，就按着他們所看見的情景，到知縣衙門去告了，那位知縣是進士出身，人雖然年輕，可很有才幹，並且還很愛民，這麼着，知縣就到姓陶的原先住的那房子去了，這個時候，那房子還閒着了，趕知縣進到裏間屋裏去，細細兒的一瞧，就見牆根兒底

下、有沒擦乾淨的血跡、又各處一細查、見房後頭有一塊地土發鬆、知縣就叫衙役、拿鋤頭一刨、可就把姓陶的死屍刨出來了、這麼着知縣就回衙門去、把姓陶的媳婦兒傳了去一問、可就審出寃情來了、敢情姓陶的媳婦兒後嫁的這個某甲、素日會鬼水、這個婦人在娘家的時候、就和某甲不清楚、過門之後、還偷着來往、他們倆人商量、先拿錢打點好了那個算命的、叫他那麼說、並且他們倆人又知道、姓陶的見天晚上、一到二更天、就圖不住了、得睡覺、這麼着那天晚上、某甲就先藏在姓陶的臥房裏了、等他睡着了、可就把他殺了、某甲就穿上了死鬼的那件血衣裳、又拿血把臉塗了、把頭髮披散開了、就跑出去投了河了、姓陶的媳婦兒、從先勸他男人請幾個朋友到家來作伴兒、就為得是叫大家看見姓陶的是投河死的、就免得人疑惑了、這麼着知縣把某甲拿來了一問、也說的是這個話、趕審明白了、就把男女倆人、都正法了、凡謀害親夫的所想出來的法子、再沒比這個法子機密的了、到底還是敗露了、可見人

可以欺、天不可以欺、

- 【註】 學幕(官吏の幕友見習) 流落(流浪する) 刑房的書辦(刑事係の書記) 買了一個小使喚
- 丫頭(一人の小さな小間使娘を買つた、支那に) 存項(貯金) 民壯(役所常雇の壯丁) 過日子
- (暮す、口) 準死(死ぬ) 作伴兒(相手とを送る) 定更多天(夜中すぎ) 應酬(客のとりも)
- 裏間屋裏(奥の室) 越跑越快(走れば走る程速い) 打撈(河の中を網で) 冤孽(むく) 倚
- 靠(よる) 數落(算へたてる、悪い事などを) 土發鬆(土に緊りがない) 鋤頭(すき) 刨(堀る) 梟
- 水(泳ぐ) 不清楚(間柄) 偷着來(こっそりと来る) 打點好了(賄路をやつて買収する) 圖不
- 住(陰謀を行ふこととができない) 正法(處刑する、處罰する)

十七則 魂守金

湖北有一個人、名字叫戴香樹、他跟着他父親、在浙江作幕、後來他父親死了、他因為窮、不能回本鄉去、這麼着他就接續着作他父親的事情、其寃文案的

事情他並不熟，幸虧浙江藩司和他父親相好，就把他舉薦在麗水縣衙門當師爺去了，他很揪心，恐怕辦不了文案，不過仗着知縣看在上司的面上，不好他辭就是了，這一天有一件大案，知縣請他辦詳文，他直辦了三天三夜，也沒辦好，這天早起他起來了，打算把公事歸着好了，辭館回家去，這麼着他一拾掇文書稿子，就見他沒作好的那件詳文稿子，有人給塗改了好些個。他拿起來一瞧，那件詳文都給改好了，這麼着他就發出去了，居停一看很佩服他的才幹，這麼着就預備酒席，給他酬勞，這天晚上他就喝了個大醉，回到自己屋裏去就睡了，趕到三更天，他酒醒了，嘴裏渴的了不得，他就起來掀開帳子，剛要撥燈，他就瞧見有一個老頭兒坐在文案桌子那兒，手裏拿着一管筆寫文書了，他細一瞧，衙門裏並沒這麼個老頭兒，他很詫異，就問是誰，那個老頭兒就說：「你不用害怕，你聽我告訴你說，我也是湖北人，在這衙門裏當師爺死了有三十多年了，因為我攢了有一千兩銀子，埋在這床底下了，沒人知道，

所以我的靈柩雖然回去了，我的魂可還在這兒看着銀子了，如今你來了，是我的鄉親，我知道你辦不了這個公事，要散館，所以我彷彿着你的筆跡，把文書稿子都給你改好了，我看你是個誠寔君子，我託咐你，將來你回去的時候，把這床底下我那一千兩銀子，給我帶到我家去，交給我的兒子某人，從今以後，有甚麼公事，你就擱在桌子上，睡你的覺去，我替你辦就是了，戴香樹聽這話，嚇了一身的冷汗，就直給他道謝，然後就還照舊的進帳子裏去睡覺，他隔着帳子往外瞧，就見燈光就彷彿火虫兒那麼點兒亮兒，趕到那個老頭兒走了，燈光又大了，這麼着第二天早起，他起床底下一刨，就真刨出一千兩銀子來，解這麼見天夜裏見老頭兒來，替他辦公事，趕又過了三年，戴香樹手裏也有了存項了，可就辭館回家去了，把那一千兩銀子，也給那個老頭兒帶到家去了。

【註】

作幕

(専門の事務を掌る一種の顧問の如き役目)

文案

(文書の作成など掌ること)

並

(決して)

藩司

(清朝の地方大官、布政使の別稱、總

督流撫の下に在りて知事(道員等の諸地方官を督す) 摠心(心配する) 辦不了(取扱ふこと) 面上(面目、顔) 大
 案(人) 詳文(官衙に往復する公文書の一つ) 歸着好了(取扱ふてしまふ) 拾掇(整理) 稿
 子(文書、草稿) 塗改(手入れする) 居停(主人、雇傭主) 掀開(手にての) 撥了(貯蓄)
 郷親(同郷) 散館(役所から出される) 創(掘り出す) 存項(貯金) 辭館(辭職する)

十八則 頭脫顯報

有一個知府是貴州人，外號兒叫雙料曹操，他作過兩任廣州府知府，他頭一回作知府的時候，倒沒甚麼錢，赶到第二任作知府，就有人說他受賄，把一個人故入在斬立決的罪裏了，赶到殺那個人的那天，衙門裏人就看見他顯魂來了，大家就拿爆竹鎮嚇他，這個知府看這個光景不好，可就告病回家去了，趕他到了本鄉，也算是個大財主了，誰知道他到了家了，那個鬼也跟到他家裏鬧去了，他就見天叫着那個鬼的名字，求他饒恕他罷，鬼不答應，鬧的更利

害了，這麼着他就叫家人拿酒祭奠那個鬼，有時候鬼喝醉了，還老寔些個，趕他酒醒了，還是照舊的鬧，這個知府本來鬍子多，這一天他得了一宗怪病，他每一根鬍子底下，長了一個疙疸，慢慢兒的就爛了，怎麼治也不好，後來簡直的連鬍子帶嗓子全都爛了，然後腦袋就爛掉了，死了，他家裏的人，花了五十兩銀子，找了個皮匠來，叫他把腦袋給縫在腔子上，無奈肉太爛了，所掛不住線，這麼着就拿豬皮裹好了，縫上了，趕到裝在棺材裏，腦袋又掉下來了，大家也沒法子了，只可那麼裝上了，趕到出殯的那天，前頭的執事正走着了，忽然問引魂，綁斷了，棺材就掉在地下了，就彷彿轆轤似的直轉直跑，趕跑到衙門口兒上，棺材站住了，棺材蓋開了，腦袋出來了，又直跑，趕跑到大街上，纔站住的，街上看熱鬧的人，擁擠不動，這麼看起來，莫非陰間也有梟首示衆的刑法麼，寔在叫人難測，這乾隆末年的事。

【註】 外號(あだ) 告病回家(病氣を口貴にし、て家へ歸ること) 饒恕(ゆるす、勘辨する) 利害(はげしい) 照舊

的(元のや) 一宗(一稱) 疔疽(腫物、て) 爛(くづ) 大家(衆人、みな) 裝上(つめ)
出殯(葬式をやる) 引魂(棺を引) 擁擠不動(押し分けられぬ)

十九則 胡中丞

胡巡撫官印克家，當初在刑部作司官的時候，就居心仁恕，後來放下廣東惠潮嘉道來了，謝恩的這天早起，起的太早了，可就坐在椅子上又睡着了，就見有一個穿青衣裳的人，來請他到衙門去，他說我回頭進裏頭去，不能去，那個穿青衣裳的人說，您去了回來還悞不了啦，這麼着他就說，那麼叫他們套車就是了，那個穿青衣裳的人說，車已經都預備好了，這麼着他不理會，就出去了，上了車，走起來很快，就進了一個黑漆大門裏去了，一看裏頭可有光亮，他又進了一道門，就瞧見有一座綠瓦大殿，他進到殿裏頭一看，就見殿的當中坐着三個人，見他來了，都站起來迎接他，他就上前去作完了揖，回頭一看，就

見台階兒底下跪着一個人，兩邊兒的屁股都爛了，就聽見上頭坐着的那三個人問胡大人說，這個人在暑熱天的時候，應當是緩杖的，他來告，說是因為沒有緩杖，所以他受了杖傷就爛死了，他所告的是真的麼？胡大人就回答說，這個杖罪是我按着例定的，趕行杖的時候，我正告着病假了，並不知道這個事，這麼着那三個官這麼一查冊子，可就說，不錯，那個時候，是告着病假了，這個工夫兒，又見一個人捧着各人的腦袋來了，就說，我本來是應當緩杖的，把我誤入情寔了，胡大人聽這話就說，緩決原是我定的，情寔是堂官改的，這麼着上頭坐着的那三個官，就讓胡大人坐下了，又拿好話勸了他半天，然後他就出來了，還照舊坐上車往回裏走，就遇見一個舊日的書辦，是前幾天死的，就在他車頭裏磕頭說，我的母親上了年紀了，家裏很窮，我家書房的字紙篋子裏，有三十兩銀子，求老爺拿出來，交給我們家裏的人，還有一個書辦某人，先頭裏借過我三百兩銀子，因為我們倆有交情，所以沒立字據，也沒利錢，

如今他的意思打算不還了，求老爺吩咐他，快把這筆錢歸還上，這麼着胡大人就醒了，趕到第二天，就到這個死書辦的家裏去，起書房的字紙簍子裏，真找出三十兩銀子來，給了他們家裏了，又把那個該銀子的書辦也叫來了，告訴明白了他這個緣故，那個書辦聽這話很害怕，就趕緊的把該的那三百兩銀子都歸還上了，這麼看起來，若不是胡大人素日理刑仁恕，恐怕回答不了這麼周到，後來胡大人起道台，直升到巡撫。

【註】官印(本名、戶籍面の名) 刑部(清朝の司法省) 放下(任ぜらるゝ) 道(道員、其上の三字は府名の略) 謝恩(官吏が任地に任)
(前皇帝に御禮を奏上すること) 青(黒色) 套車(馬車の支度をする) 黑漆(黒塗) 光亮(あかり) 一道門(一つの門)
(管刑の執行を猶豫すること) 當中(まんなか) 作完了揖(挨拶をし) 台塔兒(階段、入口の石段) 屁股(臀部) 緩杖(杖)
(書證) 這筆錢(この金) 緣故(わけ、理由) 害怕(恐れ) 歸還上(返済すること) 巡撫(清朝の地方大官にして總督に次ぐもの)

二十則 漳州城隍

福建漳州府城隍，人都傳說是李藩台賡芸很有靈應，有一個姓戴的作漳州府知府，請了一位刑名師爺姓沈的，是紹興府的人，相處好幾年，倒都很對勁，趕戴太守調任福州府的時候，要請沈師爺還一塊兒到新任上去，沈師爺不肯去，戴太守心裏不喜歡，這天可就同底下人說，沈師爺幫我這幾年，倒都很好，我待他也不錯，如今我調任首府了，我打算邀他同我一塊兒去，爲得是熟人，我可以放心，誰知道他竟自不去，寔在的可氣，那個底下人就說，沈師爺不去，倒是老爺的造化，戴太守聽這話很詫異，可就問他是甚麼緣故，那個底下人說，沈師爺受過好幾回枉法贓，這麼着戴太守暗暗的一訪察，不錯，寔在是有的事，趕到起身的那天，戴太守就暗之中寫了一個文疏，自己先認誤用劣幕之罪，又分辯所有沈某所受的贓銀，自己一絲一毫也沒沾染，這麼着他就拿

到城隍廟裏去燒了，然後也就起了身了，就在這天，沈師爺還沒搬出衙門去了，可就病了，他家裏的人，以為他是虛弱，就給他煎高麗參湯喝，並不見效，這麼着就給他請漳州府的一個名醫來治病，趕那個大夫剛一進門兒，就見起裏頭出來了一個人，就問他，你是來給沈師爺治病麼？大夫說是，那個人說，他這個病你可給他治不得，你若給他治好了，與你可沒益處，大夫聽這話嚇了一大跳，再一細瞧，那個人就沒了，這麼着這個大夫就進去了診了會子脈，說是這個病不能治了，也沒開方子，就回來了，沈師爺的媳婦兒，就又要給他煎高麗參湯，剛出到外間屋裏來，就見來了三個人，一個高身量的人，倆矮身量的人，那個高身量的人，手裏拿着一掛鎖練子，那倆矮身量的人，一個拿着牌，一個拿着把扇子，就都一直的進裏間屋裏去了，沈師爺的媳婦兒趕緊的跟進去了，就見燈忽然間滅了，趕點上燈一瞧，沈師爺已經死了。

【註】藩台(藩司に同じ)

刑名師爺(刑事々務を取扱ふ顧問の如きもの)

對勁(中がよい、氣が合ふ、親しい)

幫(手傳ふ)

調任(轉任する)

首府(一省の首たる府)

熟人(知つてゐる人、懇意な人、知己)

竟自(隨意に)

造化(しあはせ)

枉法贓(法律を枉げる爲めの賄賂)

訪察(偵知する)

文疏(陳情文)

認(自認する)

沾染(手に觸れること)

開方

子(處方を書くこと)

外間屋(表の室、入口近くの室)

鎖練子(りくさ)

滅了(消えた)

二十一則 宿冤索命

蘇州史家巷，有一個人姓蔣，娶了一個媳婦兒，娘家姓徐，兩口子很和睦，這一天徐氏忽然預備了點兒酒，請他男人喝，他就親自給他男人斟了一杯酒，就說，我的冤家已經到了，也是沒法子，的事情，如今我請你喝了這杯酒，偕們倆人就要分手了，你也不用惦記我了，說完了就大聲的一哭，他男人就拿手拍着他的脊梁，安慰他幾句話，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就見徐氏瞪起倆眼睛來，大聲的說，你記得萬歷十二年，你們倆人定計策，在影光書樓上把我害了麼？說完了就見他拿手擰自己的腮頰，就然後又拿剪子把自己的身上都扎破

了、聽他的口音、彷彿是山東人、這麼着一家子人、就都跪下了、央求了半天所
 不行、中街路有一座吉祥菴、裏頭有一個和尚、法名叫蓮台、出名的有德行、姓
 蔣的、就打發人去把蓮台和尚請來了、趕那個和尚剛一進屋門、就聽見徐氏
 說、禿驢、你可少管閒事、你快去你的罷、又見和姓蔣的說、你媳婦兒的屋子裏
 能見天早晚老住着和尚麼、蓮台和尚聽這話、就和姓蔣的說、這是前世的冤
 孽、到如今二百多年、冤家纔遇見、若是越耽誤的日子多、仇越深、報復的越利
 害、我沒法子辦、這麼着和尚就告辭走了、後來徐氏就拿剪子、把耳朵鉸了、把
 手也扎了、身上插的一點兒好地方也沒有、然後就死了、

【註】 娘家(實家、) 男人(夫、亭主) 斟(酌する) 冤家(仇敵) 分手(別れ) 惦記(心に出す、心に思ふ)
 萬曆(明末の年號) 央求(願ふ、たのむ) 有德行(有徳の善知識) 禿驢(馬鹿坊主メ、糞坊主メと罵ること)
 少管閒事(餘計なお世話を焼くに及ばぬといふこと) 去你的罷(アツチへ行、きやがれツ) 耽誤(放任して置る)

二十二則 回煞

凡人死之後、都傳說有回煞的事情、俗話叫出殃、老年間京裏後門外頭有一
 家兒新死了一個人、請了一個陰陽來、叫他給查出殃的日子、那個陰陽一查
 就說、應當是那天出殃、還說、這個殃很利害、就是你們這一家子、都搬出去躲
 開、也恐怕難免受害、但是有某看街的、他的胆子大、敵得住、你們可以把他請
 到家裏來、託他給擋這個災、喪家聽這話很害怕、就趕緊的、去把那個看街的、
 找到家裏來了、給他預備的酒飯、趕他吃完了、就把這個緣故告訴他說了、那
 個看街的素日也很倚仗着自己胆子大、不怕這些個、這麼着他就答應了、趕
 到這天夜裏、他一個人看着靈、他忽然就聽見棺材蓋响、他過去一瞧、棺材蓋
 已經開了、往裏一瞧、死人要起來、他就趕緊的跳到棺材上、拿手使勁的搵着
 那個死屍、直到雞叫、死人纔不動彈了、這麼着他還照舊的把棺材蓋好了、趕

到喪家的人來了，問他有甚麼動靜沒有，他回答說，並沒甚麼動靜，然後他就回去了，這麼着喪家就又到了陰陽家，把這話都告訴他說了，那個陰陽聽這話很詫異，就說，那天是我查錯了日子了，寔在應當是在今兒個晚上出殃，並且是利害的了，不得，還是得把那個看街的找來，纔敵得住哪，那個喪家，復返又到了那個看街的家裏，請他來，那個看街的打算要推辭不來罷，又怕是壞了他的那個胆大的名，打算要來罷，又怕是力量敵不住，這麼着他就先答應準來就是了，他心裏可是很犯疑，然後他就到了街上，遇見了一個測字的，可就問他，你心裏有甚麼事，可以告訴我，我能替你想法子，那個看街的，見個測字的，先知道他的心事，心裏很納悶兒，可就這件事告訴那個測字的說了，那個測字的說，這個鬼很利害，你敵不住他，我有三個爆竹送給你，趕到事急的時候，你放一個，趕你把三個爆竹都放完了，我管保你平安沒事，然而你可別在屋裏頭，你該當在房上等着他，這麼着這個看街的，就拿着這三個爆

竹走了，就按着測字的告訴他的那個話辦，趕到半夜裏，就聽見棺材蓋响，果然不像昨兒個夜裏的光景了，趕聽見棺材蓋一响，就見死屍已經出來了，跑到院子來，四圍一看，看見看街的在房上了，這個死屍就一跳就上了房了，這個工夫兒，看街的就趕緊的放了一個爆竹，那個死屍可就躺下了，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又起來了，看街的就又放了一個爆竹，就這麼把三個爆竹都放完了，就到了雞叫的時候了，死屍也不能再起來了，趕喪家人都來了，這個看街的，就把夜裏的情景，都告訴他們說了，大家趕緊的把死屍抬到棺材裏，裝殮好了就埋了，然後又到陰陽家，告訴他這件事去了，誰知道那個陰陽已經死了，身上的硫磺味兒還沒散了，大家很詫異，後來一打聽，纔知道那個陰陽素日很恨那個看街的，他所以用邪法子，借着這個死屍，打算把那個看街的危害了，他沒想到，他倒叫爆竹給崩死了，這也是他害人的報應，然而那個測字的，能先知道這件事，也很可疑。

【註】

回煞(死者のありたる時 魔除けをすること)

陰陽(陰陽師)

躲開(かくれる、よけ 移轉する)

擋(よける、)

答應

(承知する) 响(音のす)

搵着(押へつ)

鷄叫(一番鷄の 鳴く頃)

測字的(字判斷 の易者)

敵不住

(かな) 裝殮(納棺 する)

邪法(魔法)

二十三則 齊觀察

有一位道台姓齊，是直隸人，由翰林出身，作雲南迤南兵備道，素日最喜歡談文，道光某年臘月裏，起任上帶着兩個妾，到省裏去了，赶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他同着幾位大官，去朝賀完了，回到寓所裏來，就穿着蟒袍坐着，他忽然就彷彿看見甚麼似的，然後叫家人，去把首府請來，就提有要緊的話說，家人就請去了，待了不大的工夫兒，首府就來了，問他是有甚麼要緊的話說，齊道台說，某年山西的事發作了，現在有某人某人在這本省城隍案下，把我告下來了，城隍打發人來請我去質對，我不能不去，首府就問他所告的是山西的甚

麼事情呢，齊道台說，因為有一年，派欽差到山西查辦虧空的事情去，我是隨帶司員，我出的主意，凡虧空一萬兩銀子的，給他一個月的限，交還，若是過了限期，交不上，就定他斬立決的罪，就這麼，那些個交還不上，尋了自盡的，都說是我出的這個主意不公，道說是虧空一萬兩銀子的，纔給一個月的限，虧空十萬兩銀子的，倒給十個月的限，所以他們纔尋了短見了，他們死了，心裏也是不服，故此把我告下來了，我因為是一時的錯，想不到鬧到這步田地，我死之後，求閣下想法子，把我的家眷送回原籍去，還託閣下告訴僭們同寅的，後來若是遇見重大的事情，千萬別混出主意，是要緊的，趕說完了，齊道台就死了。

【註】

翰林(清朝の學士院 の如き官署)

蟒袍(文官の大禮服、腹背に蟒の織 出模様あるを以て此名あり)

彷彿看見甚麼似的

(丁度何かを見た やらだ—の意)

把我告下了(私を告 訴した)

打發人(人を派遣する 人をつかはす)

質對(對質さ する)

主意(意見 案)

虧空(欠損 する)

交還(返済 する)

交還不上(返済が出 來ない)

尋了自盡的

自殺してしまつたのである) 不公道(不平) 尋了短見了(自殺する) 想不到(思ひも寄らぬ) 鬧到這
步田地(こんなやうな事を仕出來す) 家眷(家族の者共) 混出主意(無暗に方法を立てる)

二十四則 強盜賢妹

有蘇州某甲、在杭州地方作買賣、人長得體面、年紀有十八九歲、這一年他回蘇州娶媳婦兒去、他就雇了一隻船、船家是弟兄兩個、敢情是倆強盜、他們倆人有一個妹妹、年紀有十七八歲、長得很美貌、趕某上船之後、瞧見這個姑娘很動心、可就不住的拿眼瞧他、這個姑娘、可也不住的拿眼睛看某甲、趕待了會子、那船家弟兄兩個、就都上岸拉纜去了、船裏就剩了某甲和這個姑娘了、倆人就四隻眼睛對瞧着、忽然這個姑娘問某甲、你作甚麼儘自瞧着我呀、某甲回答的語裏頭、可就帶着有調戲他的話、這個姑娘就說、你今兒個晚上要倒運、你還不理會了、說話之間、這個姑娘、就揭開艙板、起裏頭拿出一把刀來給

某甲看、某甲一看、是明晃晃的一把刀、可就害怕的了不得、就跪下了、求這個姑娘救他、這個姑娘就問他、你成了家了沒有、某甲說、還沒成家了、還說現在是奉父母的命、回家娶媳婦兒去、這個姑娘聽這話也沒言語、待了不大的工夫兒、那倆船家、又回船上來、歇了一會兒、復返又上岸拉纜去了、某甲就跪在船裏頭、哭着求這個姑娘救他、這個姑娘心就動了、可就問他、你箱子裏有好些個銀子麼、某甲答應說沒有、這麼着這個姑娘就給他想了個法子、告訴他說、等回頭我倆哥哥上船來、你就粧病說肚子疼、把你箱子上的鑰匙、交給他倆倆人、叫他們倆人打開箱子給你找藥、他們打開箱子瞧見裏頭沒銀子、你這禍災就可以免了、某甲聽這話有理、趕到那倆船家、回船上來了、他就粧起病來了、把鑰匙交給倆船家、叫他們開箱子給找藥、趕那倆船家、打開箱子、找了半天、說是沒藥、某甲說、巧了是我記錯了、這麼着那倆船家、又照舊的上岸去了、這個姑娘說、你雖然沒有銀子、無奈你的衣服很好、恐怕還是免不了這

個禍，這麼着這個姑娘就給了他一把刀，叫他藏在艙裏頭，若是船家往艙裏一鑽，就拿刀把他的腦袋砍下來了，趕到天黑的時候某甲在裏頭拿着那把刀，手直顫，身上直抖擻。這個姑娘一看他這光景，就自己進艙裏拿刀等着，趕待了半天，他那個大哥剛探頭住裏一鑽，這個姑娘舉起刀來，就把腦袋給砍下來了。他那個二哥在外頭聽了半天，沒甚麼動靜，他疑惑是客人有防備，可就到船頭上去了。這個工夫兒，這個姑娘就出艙去，跳上船蓬去，可就把他二哥也殺了。某甲看見這個，就要逃跑，這個姑娘就含着眼淚說：你如今打算上那兒去？事情已經鬧到這步田地了，你應當同着我一塊兒到衙門去出首。這麼着他就解艙裏頭，拿出一個包袱來，裏頭包着的都是他那兩個哥哥害的人剩下的辮子。這麼着某甲就跟着他，到了衙門裏，見了官，這個姑娘就把他倆哥哥素日怎麼作強盜害人的事，一五一十的全都說了，又說：如今是萬沒法子，所以把他們倆人殺了，現在是特意到衙門來請罪。官聽這話，叫打開包

袱一看，果然有好些個辮子，又一查舊案，那倆船家，寔是在江湖上的大強盜。官斷的是這個姑娘雖然有殺哥哥的罪，然而他把倆強盜給滅了，也算是有功，可以將功折罪，又念其他年輕無倚無靠，吩咐某甲，娶了他去作媳婦兒，爲得是報答他救命的恩。某甲說：已經定下親了，況且又見這個姑娘，把他倆哥哥殺了，心裏也很怕他，官又勸了某甲半天，又給了他一張執照，一定叫他把这个姑娘帶了去。某甲沒法子，就把他帶了去了。趕到了家了，某甲的丈人聽說他另娶了媳婦兒了，可就退了親了。某甲就和這個姑娘成了夫妻了，趕成親之後，這個婦人很賢慧，極孝順公婆，兩口子也很和睦，來後兩口子一直的白頭到老。

【註】體面(立派てある) 敢情(實際は) 膽(シロくこと見) 拉絳(ひつ) 儘自(たゞ專らに)
 倒運(運の盡き) 艙板(船底の板) 成家(妻を娶る) 粧病(病氣のフリ) 照舊的(元の通りに)

免不了(免れ) 砍下(切る、切り) 大哥(一番目の兄) 二哥(二番目の兄) 船蓬

(帆のこと) 出首(自首して) 包袱(風呂敷) 素日(平生) 舊案(古い事件) 將功折

罪(功を以て罪を差引く) 定下親(結婚すること) 沒法了(仕方なく) 丈人(舅、嫁の親) 退了

親了(婚約を罷めにした) 兩口子(夫妻)

二十五則 巨猾惡報

江蘇常州府宜興縣，有一個奸詐的人，姓楊，名字叫說華，本來是起刻薄上發的財，無所不為，那本地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吃了，纔解恨哪，就因為他和本府本縣都來往，所以沒人敢惹他，這一天他找了一個裁縫到他家裏裁衣裳來，他故意的把布留出富餘來，趕裁縫裁的時候，他藏在屏後頭偷着往外瞧，那個裁縫看見材料有富餘，可就鉸下來，藏在毡子底下了，楊說華就起屏後頭出來，眼睛瞧着屋裏牆上掛着的鐘馗像，點頭說，有這個事情麼，我知道了，這

麼着他就和那個裁縫說，你為甚麼偷起我的材料來，藏在毡子底下了，裁縫不認，他就一揭毡子，把那塊材料翻出來了，就要打那個裁縫，那個裁縫就跪在地下求饒，他說，你既這麼央告我，我饒你就是了，可有一層，後來我若是叫你來作活，可不准你要工錢，裁縫怕他的勢力，就勉強答應了，他所作的陰險的事，大概都彷彿這個，又有一個安徽人，借了他的錢，竟還了他本錢，沒給利錢，他就把那個人拿到家去，打了一頓，還拿錐子，把那個人身上，扎了好些個窟窿，每一個窟窿裏，塞上一個麥子粒兒，然後擱在一間空屋子裏去，趕第二天，那個人身上全腫了，他叫底下人，把那個人拉出去，扔在街上去了，有那個人的一個同鄉的人，是個作買賣的，遇見了，就把他接到家去，把傷給他治好了，後來，就把這件事情，告訴衆鄉親說了，在宜興作買賣的那些安徽人，都是很財主的，聽見這件事，沒不生氣的，就這麼着，大家一湊錢，寫了一張呈詞，把楊說華素日所作的惡事都說上了，就到衙門去告了，直打了一年的官司，

也沒能伸這個冤，後來有一位新任的常州府知府到了任了，這位知府是旗人，當初作過宜興縣的縣丞，楊說華得罪過他，他那個時候因為是官小，惹不起楊說華，可就勉強忍耐了，趕他到任之後，那些安徽人，又攔住他的轎子，一告狀，他一瞧呈詞，告的是楊說華很有氣，就把呈詞批准了，然後就把楊說華傳到了案了，把寔情可就都審出來了，又審出楊說華還有搶奪人家的婦女的案了，就這麼把他定成死罪了，後來楊說華死在獄裏了，又過了幾年，有宜興縣的一個石匠，死了又活了，他告訴人說，城隍把我傳了去了，叫我鑿了一副磨盤，我問小鬼是作甚麼用，小鬼說磨楊說華。

【註】 奸詐(狡猾な、横着) 刻薄上發財(殘酷なことばかりして財産を作つた) 恨不得……(……されぬのが怨めしい)
……して 惹(手を) 富餘(餘り) 裁縫(仕立職人) 毡子底下(敷物の下) 認(白狀する)
やりたい 揭(はぐる、めくる) 翻(引つくりかへる) 求饒(救してくと願ふこと) 一層(一つの條件がある) 作活(仕事を)
工錢(手間賃) 打了一頓(一としきり打ち叩く) 扎了(刺す、つ) 窟窿(穴) 扔(投げる) 衆

鄉親(多くの同郷人) 湊錢(融金すること) 呈詞(訴訟状のこと) 惹不起(手がつけられぬ) 可就(そこで)
勉強(やつとのこと) 攔住(道で遮ること) 有氣(怒ること) 傳到了案了(引致して此事件の引合に出した)
死了又活了(死んで又生きた) 鑿(ほりて作ること) 磨盤(臼)

二十六則 平反冤獄

安徽霍邱縣地方，有一個民人，名字叫范二之，家裏很窮，他父親在一個別的小村子裏，給人家當長工，范家鄰村子裏，有一家兒姓魏的，就是一個老太太，跟前一個姑娘，家裏也是很窮，可就范二之招為女婿了，趕招親之後，范二之就賣餛飩為生，誰知道招親還不到一年了，忽然第二年正月十四這天，范二之丟了，魏老太太就打發他的乾兒子韓三，和幾個街坊，各處一找，一點兒下落沒有，范二之的父親，疑惑是魏家把他兒子害了，就屢次到魏家去鬧，並且話言話語，還牽扯着韓三，可就叫韓三把他推了一個筋斗，這麼着老范，就到

縣衙門去，把魏家告下來了，這個知縣姓王，可就把魏老太太和范二之的媳婦兒，還有韓三，都傳來了，審了好幾天，也沒問出寔在的情形來，可巧這個時候，王知縣衙門裏，雇來了一個奶媽子，和魏家在一個村子裏住，王知縣就問他，你知道魏家這案的寔底不知道，奶媽子說，我知道，知縣又問他，到底是怎麼件事情，奶媽子說，我聽見人說，大概是爲姦情，把范二之害了，王知縣聽這話，就信以爲直了，這麼着就動重刑一審問，魏家母女，和韓三，就都招了，范二之的媳婦兒招的是和韓三不清楚，三個人商量好了的，把范二之害了，知縣問他，死屍在那兒了，他說，把死屍剝開了，擱在鍋裏煮化了，潑在土坑裏了，把骨頭都砸碎了，扔了，這麼着就叫他們畫了供，然後就解到府裏去了，趕知府審了一回，大家也沒改口供，這麼着就把他們解到省裏去了，那個時候安徽臬台姓李，趕這位李大夫人過堂的時候，見犯人的口供，都順口就說出來了，彷彿是背熟了似的，問了好幾回，都沒改口供，李大夫人可就有點兒疑心，因爲

這個，也就不敢詳院，首府因爲怕逾了限期，可就屢次催詳院，還說若是大人不放心，請再發交府審問，李大夫人不聽，就另派了一位高知府審問，告訴他說，這案據犯人的口供說，他們把范二之的屍首煮了，把骨頭砸碎了，無奈心肝肺腸子肚子都還沒下落了，就可以起這兒究問他們，自然就有了頭緒了，高知府就按着這話一審問，果然犯人都張口結舌的，語言都很支離，這麼着李大夫人就叫高知府，把原派的那個衙役傳來問一問，高知府就把那個衙役傳來一細問，那個衙役說，小的頭一回奉了縣主的命，訪查范二之的下落的時候，小的知道范二之有兩門子親戚，小的就先到了他的姑姑家，一打聽據他們說，范二之既然是正月十四被的害，怎麼十五他還在我們家吃元宵來着，小的聽這話，就又到 he 表大爺家去一打聽，他們說，范二之十八還在他們家住了一夜了，怎麼說十四他叫人害了呢，小的那個時候就疑惑范二之沒死，打算回衙門去，見了縣主，把這件事的情節稟明了，趕小的到了衙門，聽見

說這案已經問明白了，這麼着小的暗之中把這件事告訴看門的說了，看門的倒罵小的糊塗，說小的不應當混稟，所以小的也沒敢多嘴，這麼着高知府就把這件事都告訴臬司說了，李大人聽這話就說，這麼說，這案是真有冤屈了，決不可以詳院的，就吩咐高知府，叫范二之的父親，還是各處找人去，這案起這麼，就又擱了有半年也沒辦，這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到了臬司衙門大堂上，大聲的一哭一喊冤，他說他叫范二之，因為先頭裏要錢，該下人家好些賭賬，沒錢還，所以跑到外省去了，新近回來了，聽見鄰居說，我們家裏，因為我丟了，打了官司了，所以我特意投案伸冤來了，李大人就升堂，把范二之細細兒的審問了一回，一點兒也不錯，這麼着就把他擱在別的空屋子去了，然後就把那三個犯人，起獄裏提出來了，又細問了一問他們謀殺的情形，並且還告訴他們三個人說，明兒個就要把你們解到院上去，然後可就要把你們正法了，那三個犯人聽這話，還是點頭認罪，並不翻供，這麼着李大人就叫人，把范

二之帶來了，和他們一見面，就見那三個犯人，一見范二之，很詫異的，了不得，這個工夫兒，范魏氏就先上前去，把他男人揪住了，問他，你到底是人，哪還是鬼呢，你這一向是上那兒去了，把我們帶累的受這樣兒的罪，說完了就大聲的一哭，那個魏老太太又和范二之說，我們三個人，已經為你剷出我們的性命去了，你如今又何必回來呢，說完了一哭，差一點兒昏過去，就見韓三臉望着天，哈哈大笑，這個工夫兒，堂上堂下的人，全都嚇呆了，李大人在大堂上坐着，竟瞧着，也不言語，待了半天，纔問他們三個人，你們這麼過堂，為甚麼不說你們冤屈，那三個人，都一塊兒哭着說，回稟大人，我們三個人，在府裏縣裏，過了好幾回堂，甚麼刑法都受到了，所有我們的口供，都是縣裏衙役教給我們的，他還告訴我們說，若是到省裏一翻供，把我們發回縣裏去，還是受那麼重的刑，我們心胆都碎了，就盼望一死就結了，如何還敢指望着伸冤呢，李大人聽這話，正嘆息了，這個工夫兒，忽然看見知府知縣，倆人，坳坳絆絆的，解外頭

跑進來了，跪在地下哭着說，求大人救我們倆人，李大人安慰了他們半天，然後就說，你們平常總笑我多疑惑，不斷這案，如今你們也知道，倒是我多疑的好了，若是我先頭裏按着你們所問的那麼定了案，那三個人也就都正法了，趕到如今，范二之回來了，他父親是個誣告的罪，應當抵償的，府縣有個失入的罪，也應當抵償的，前後算起來，共總得死六個人，另外巡撫臬司還有處分的，趕這案平反之後，萬民稱頌，說是撥雲見了天了，後來李大人直作到巡撫，加宮保銜，他的少爺們，也都是舉人進士出身，科甲不斷，人都說，這是李大人平反冤獄的善報。

【註】 當長工(年定めの雇人) 老太太(老夫人) 招親(婿取) 乾兒子(子供) 街坊(近所の人々) 下落(行衛、手) 推了一個筋斗(押しこら) 情形(様子、あ) 可巧(折良) 奶媽子(母乳) 姦情(姦通す) 動重刑(拷問す) 招了(自白) 不清楚(臭い間柄) 剝開(切り碎だ) 畫了供(口供書に捺印する) 解(護送) 臬台(刑事)

を管掌する一省按密使の別稱—清朝の地方八官にして布政使と並び立てるもの 過堂(法廷にて事件を取扱ふこと) 背熟(暗記して) 月(別) 頭緒(手がかり) 按着這話(其言葉の通りに) 張口結舌(閉口して言ひ出されぬこと) 兩門子(二族) 姑姑(父の姉妹) 小的(手前、私、拙者、身分の低き者が目上の人に對して用ふる自己の稱) 元宵(正月十五日のこと、同日する馳走を〇〇といふ) 表大爺(いと) 打算(胸算、つ) 暗之中(内々で、こっそりと) 糊塗(鹿) 混稟(無暗なこと) 沒敢多嘴(餘計なおしやべりを致しませぬのでした) 沒辦(さまりをつけぬ) 要錢(賭博をする、手遊びをする) 賭賬(ばくちの) 正法(刑を執行すること) 並不翻供(決して口供をかへない) 揪住(つかめる) 嚇愕(びつくり) 回稟大人(且那様に申上ります) 盼望(希望する、のぞむ) 一死就結了(死んでさへしまへばそれで済むことです) 指望(望を) 伸冤(冤をそ) 多疑惑(疑ひ) 撥雲(雲を除き去つて) 加宮保銜(太子少保といふ名譽の稱號を授與すること) 少爺們(令息等、若様等)

二十七則 斷案敏捷

嘉慶年的時候，有一位百大人，才情明敏，斷案如神，他作湖廣總督的時候，辦

過這麼一案，有一個江西民人，在湖北漢口地方作買賣，攢了些個銀子，就陸續着都帶到家去了，叫他兄弟給置了些個房子地畝，後來因為上了年紀了，可就回家去，打算靠着自置的那些個房產地畝養老，誰知道他那個兄弟，雖然是一個念書的，心術可不端，把產業全霸佔了去了，趕他回到家裏，他兄弟仗着房契地契都在自己手裏了，一點兒也不肯給他，就這麼着，他沒法子了，又湊了一點兒本錢，復返到漢口作買賣去了，偏巧這幾年買賣蕭條，他就見天愁眉不展的，無計可施，忽然他聽見人說，百大人斷事如神，這麼着他就寫了一張呈詞，上頭說他祖父並沒留下產業，如今他家裏的房子地畝，都是他自己掙的，就連他兄弟念書成人，也是他栽培的，如今他兄弟把產業全霸佔了去了，一點兒也不給他，他寔在是窮苦無奈，求大人給他伸冤，趕他寫完了，就到了制台衙門裏遞了，趕百大人收了這張呈詞，也沒批發，就親自把呈詞交給江夏縣知縣了，吩咐他想法子把這案辦結了，江夏縣知縣把呈詞拿到衙

門去一想，這是隔着省的案，又難傳人，又沒地方訪察去，就悞了好幾天，所沒法子辦，這麼着知縣復返，又見制台去，請教辦法，百大人就笑着和知縣說，這案容易辦，你回去找一個盜案，把這個人兄弟的名字開在裏頭，說他是窩主，你寫一個文書，詳到我這兒來，我自然有法子辦，知縣聽這話回去，就找了一個盜案，把這個人兄弟的名子寫上了，備了文書，就詳到院上去了，百大人就寫了文書，咨請江西撫台把這個人的兄弟某名字，趕緊的解到湖北來，歸案審訊，趕到江西巡撫接到文書之後，就派差把那個人拿住了，然後就解到湖北制台衙門來了，百大人就把他提到大堂上，大聲嚷着說，你既是一個念書的，就應當安分守己纔是的，你怎麼這麼大膽子，敢給強盜窩藏，寔在可惡極了，叫他快招供，好定案，那個人嚇得魂飛天外，就起誓發願的說，生員並沒給賊窩藏，生員所有的產業，都是生員的哥哥掙的，百大人問他，你哥哥如今在那兒了，他說生員的哥哥，如今在漢口作買賣了，這麼着百大人就派差把他哥

哥傳來了、當堂吩咐他、把產業都交給他哥哥管理、叫他跟着他哥哥過日子、除了吃穿之外、不准他干預產業的事、他情願意遵命、就這麼叫他具了結、完了案了、這案又是隔着省分、又是多年的事情、不過費一個文書、用幾句話、就斷結了、不是大聰明人、能辦的這麼爽快麼、

【註】湖廣總督（清朝の地方大官にして湖南湖北江西三省を統ぶる總督—武昌に駐す）置（家屋器具などを買入るゝこと）上了年紀了（年

とる、老）

不端（正しく）霸佔了（横領してしまつた）房契地契（家屋證券地券の類）偏巧（生憎

折悪しく）

蕭條（不振、不況）掙（かせぎ出す）連（……に至るまでも）栽培（仕立てる、仕

台（總督の別稱）批發（指令する）訪察（探偵すること）耽悞（ひまどる）辦法（取扱方、處分方法）窩

主（贓品の賣買を取扱ふ牙保）詳到我這兒來（私の手元へ詳文で申送れの意）咨（公文書的一種、同等官の間に往復するものにて、咨請は即ち咨文にて頼むこと）派差（役人を遣はして）念書（讀書人、學者）安分守己（身持を正しくしてゐること）窩

藏（贓の贓品を預る）招供（白状すること）好定案（事件が結着し易い）生員（秀才試験に及第したるもの稱、號茲にては彼自身のこと）掙（働いて儲ける）具了結（宣誓書を差出す、保證狀を入れる）爽快（痛快なる、さつぱりする）

二十八則 酷吏慘報

有一個作知縣的姓朱、性情很刻薄、他作山西平陽縣知縣的時候、到任之後、他造的枷號、都是加倍的厚、板子都是出號的大、每逢案裏有牽涉婦女的、他總要往姦情裏頭問、打婊子、總要把褲子給脫了、這樣兒的刻薄、後來俸滿了、陞了山東通判了、他就帶着家眷上任去了、這一天到了山東荏平縣地方、他就住在一個店裏了、那個店裏有一座樓、封鎖得很結寔、他要住那座樓、店家說、樓上住不得、鬧妖怪、所以這些年總沒敢開那個樓門、姓朱的說、不怕、我作官向來是鐵面無私、誰不知道、若是鬼怪聽見我的威名、也就早躲開了、我一定要住、他媳婦兒勸他別住、他也不聽、店家拗不過去、可就把樓門開開了、給他拾掇乾淨了、他把他的家眷、都安置在別的屋裏住、他就一個人兒拿着寶劍、在樓上點着燈坐着、趕坐到三更天的時候、就聽見有人叫開、他開開門

一瞧，進來了一個老頭兒，白頭髮，戴着一頂絳色帽子，見了姓朱的，就作了一個揖，姓朱的就問他，你是甚麼妖怪，老頭兒說，我不是妖怪，我是這地方的土地神，我聽見貴人到了，正是那些個妖怪該滅的日子了，所以我心裏很喜歡，特意迎接您來了，又囑咐姓朱的說，回頭一定有好幾個妖怪來，您可總得拿寶劍砍他們，我暗之中還幫助您納，一定要得勝的，姓朱的聽這話很喜歡，就直給他道謝，老頭兒就走了，趕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就見也有青臉的，也有白臉的妖怪，都來了，姓朱的就拿寶劍一砍，都躺下了，末末了兒，又來了一個黑臉長牙的妖怪，姓朱的拿寶劍砍了他一下兒，他嚷了一聲疼，就跑了，這個時候姓朱的是揚揚得意，就把店家找來了，告訴他這個情形，這個工夫兒，已經雞叫了，店家就拿燈來一照，滿地下都是死屍，一瞧所殺的都是姓朱的妻妾兒子女孩兒，姓朱的看見這個就大聲的一嚷說，了不得了，我叫鬼賺了，一哭躺在地下就死了，店家趕緊的報了官，來驗明白了，就存了案了，這麼看起來

作官的總得心存仁恕，若是一味的狠毒，沒有不遭慘報的。

- 【註】 刻薄(殘忍なる、酷薄なる) 枷號(罪囚の首に嵌める首械) 出號的大(特別の大きさ、番外の大きさ) 牽涉(關連する)
 往姦情裏頭問(姦通として取扱うてしまうこと) 婬子(娼妓、女郎) 俸滿(任期が満つる) 通判(清朝の地方官名)
 上任(就任する) 鬧妖怪(化物が出る) 躲開(逃げる) 拗不過去(止めかねて) 拾掇乾(掃除する)
 淨(清潔に掃除する) 安置(置く、落つ) 絳色(赤い) 土地神(産土神) 砍(斬る) 暗之(陰な)
 中(陰な) 道謝(お禮をいふ) 末末了兒(おしまひに、最後に) 情形(状況、あ) 叫鬼賺(鬼に馬鹿にされた、化物に騙された) 狠毒(殘忍なる、残酷なる)

二十九則 山陽大嶽

嘉慶年的時候，有一位知縣姓李，名字叫毓昌，是山東即墨縣的人，由進士出身，分發江蘇省候補知縣，這一年他奉了上司的委派，到山陽縣地方查賑去，趕他到了那個地方，各村莊兒裏細細兒的一查，有好些個浮冒弊病很多，這

麼着他就要據寔的通稟各上司，把稟帖稿子都作得了，這個工夫兒，山陽縣的知縣王伸漢，聽見風聲了，害怕的了不得，就打發一個看門的，名字叫包祥，拿着些個銀子，去引誘李知縣的底下人，李祥、顧祥、馬陞這三個人，託他們和他們的主人那兒，求人情去，情願意花好些個銀子打點，誰知道他們三個人去了一說，李知縣不答應，後來這件事到了緊急的時候了，王伸漢就和包祥說，這件事不論你怎麼想法子，總要辦妥了，這麼着包祥又和李祥他們三個人一商量，定了一個暗法子，茶裏攪上了砒霜，趕到夜靜的時候，給李知縣喝了，然後李知縣就翻騰起來了，可還沒立刻就死，這麼着李祥他們三個人，又把繫腰的帶子解下來了，把李知縣的脖子套上了，掛在床上頭了，作爲是他各人弔死的，趕李知縣死之後，是淮安府知府王穀來驗的屍，這個王知府本來是個貪官，外號兒叫王老虎，他先因爲這賑濟的事情，就受了王伸漢的銀子了，這麼着他驗完了，就按着是自己弔死的，詳了上司了，後來李知縣的靈

柩回到家裏去，他家裏的人都信是他自己弔死的，所以也沒人疑惑，趕過了幾個月之後，有李知縣一個同學的姓荆的，這一天在城外頭，看見李知縣來了，跟着好幾個人，就把這個姓荆的附下來了，到了李家，把家裏的人叫過來，把被害的情形都告訴他們說了，還說，上帝念其生前清正剛直，又是爲百姓的事，叫人害死的，封我爲棲霞縣的城隍神，家裏的人聽這話，都哭了，就打開棺材一看，七孔還有血跡了，這麼着李知縣的叔叔，就上京告了，然後京裏的大人，就奏了事，

皇上就傳旨，把王伸漢他們那幾個人，都解交刑部嚴審，趕都到了刑部了，王伸漢先不肯招，後來有一天正過堂了，王伸漢渴了，要喝茶，傍邊兒的人，遞給他一碗茶，就見他拿着茶碗，瞪時半天的眼睛，然後就都招了，王穀也都認了，趕刑部復奏了，

皇上命把李祥，押到李毓昌墳頭裏，凌遲處死，其餘王伸漢他們那幾個人，也

都正法了

- 【註】 分發(官吏の任補せ) 委派(命を受けて派) 查賑(窮民賑恤事務) 浮冒(作り) 弊(非)
- 病(弊) 據實(實際の有様を) 求人(手加減を頼み込む) 打點(賄賂と) 總要辦妥了(是非)
- 共(共) 暗法子(陰險の方法) 翻騰起來(はね起きて) 套上(はめる、結) 弔(非)
- 死(首く、りし) 貪官(不正の官吏) 驗完了(驗屍を) 七孔(身體の七穴) 刑部(清朝の司法省)
- 不肯招(自白し) 凌遲處死(一寸切りの極刑に處す) 正法(處罰する)

三十則 天網難逃

乾隆年間的時候，京裏德勝門外頭，有一個老頭兒，雇了一輛車，到南城去，還沒到了，老頭兒就死了，趕車的就到衙門去報了官了，因為天晚了，不能相驗，可就吩咐一個地方，一個總甲，倆人看着，那個時候，正是春天，趕到夜靜了，很冷，這麼着倆人就找地方烤火去了，趕他們倆人回來一瞧，死屍沒有了，可就

慌了，倆人想了半天的法子，內中就有一個人很詭詐，就說，我看見那邊兒僻靜地方，有一個浮屠着的棺材，已經叫人給挖了，偕們可以把那個死屍偷來，蓋上，就假充是這個死屍就得了嗎？那個人聽這個法子妙，可就答應了，這麼着倆人就去了，把那個死屍偷來了，拿蓆蓋上了，因為是黑更半夜的，倆人也沒看真，是男屍，是女屍，趕第二天官來了，打開蓆一瞧，是個女屍，細驗了一驗，脖子上有掐的傷，大家看見這個，都很詫異，官就一拷打，總甲和地保，問這個死屍，是怎麼錯的，倆人受刑不過了，就把寔話全都說出來了，這麼着官就把那個女屍鬼家裏的人傳來了，一細追問，就審出寔情來了，敢情那個女死鬼的父親，因為斷了絃了，可就娶了一個寡婦，那個寡婦敢情還有男人了，因為家裏很窮，兩口子就假粧看是哥哥和妹妹，說那個婦人是寡婦，要改嫁，這個女死鬼的父親，因為那個婦人長得很體面，這麼着就娶過來了，趕過門之後，這個婦人的前夫，還時常的來往，可就嫌這個姑娘碍眼，這麼着倆人就打算着

要把這個姑娘害死，這一天姑娘的父親，下通州去了，總得十天纔能回來了，這麼着這個婦人，和他的那個前夫，倆人動手，就把姑娘給掐死了，然後就裝在棺材裏，浮厝在墳地裏了，趕到姑娘的父親回來了，這個婦人，說是姑娘忽然得暴病死了，姑娘的父親就信以為真了，誰知道會起這麼犯了案了，趕官審明白了，就把這個婦人，和他的那個前夫，都定了死罪了，就是坐車的那個老頭兒的死屍，還沒下落了，官就暫且把總甲地保和趕車的，都看押起來了，等着訪着那個老頭兒的屍首，再審，趕過了幾天，忽然有一個老頭兒，到衙門來了，說是前幾天丟的那個死屍就是我，我素日有痰氣的病，一着涼就犯，那天我是着了點兒涼，舊病犯了，迷惑過去了，趕到半夜裏我醒了一瞧，我在地下躺着了，漆黑的，一個人也沒有，我想一定是趕車的，把我扔下走了，這麼着我就站起來，找着舊路回去了，現在我聽見說，趕車的爲我遭了官司了，所以我趕緊的到衙門來稟明了，這麼着官就把趕車的，和總甲地保，都放了，這麼

看起來，這簡直的是借這案，明那案的冤屈，可見行兇爲惡的人，逃得了王法，逃不了天法。

【註】 總甲(土地の世話人) 找地方烤火去了(火に暖りにいった) 詭詐(するい、狡猾) 浮厝(土を掩はれずにあ)
(とこ) 黑更半夜(夜中ごろ、深夜、夜更) 沒看真(よく見ない) 掐(さぐ) 地保(土地の肝入) 斷(と)
(と) 了絃了(妻に死に別れる) 體面(美しい) 過門(奥に入る) 碍眼(眼ざはりになる) 暴病(急病) 沒下落(行方が知れぬ、ありがた分らぬ) 一着涼(風邪をひけば) 犯了(起きた) 迷惑過去了(昏睡する、卒倒する)
遭了官司(告訴され、てゐる)

三十一則 藉人復仇

有一個念書的某生，是泗州人，這一年到廣東瓊州府地方逛去了，就住在一個和尚廟裏頭了，趕他進去一瞧，先有一個客人在裏頭住着，一問，那個人說，他姓劉，是江西人，和新任的太守相好，現在因爲新任的太守還沒到了，所

以先在這廟裏住着等，某生就看見牆上有他題的幾首詩，都很慘的了不得，某生心裏很可憐他，可就請他喝酒，彼此談論很對勁，趕過了幾天，新太守就到了任了，這麼着某生就催他快到衙門見去，那個姓劉的總磨蹭着不去，某生就疑惑他必是因爲衣服襤褸，怪不好意思的去，可就把自己的衣服帽子借給他穿戴，催他快去，這麼着姓劉的就穿戴好了去了，趕到後半天兒，就見他愁眉不展的回來了，某生就問他去了怎麼樣了，姓劉的就說，這些個日子承您待我這番美意，我本來要把我的事情告訴您說，無奈我又怕您聽見害怕，如今事到緊急了，我還得用您的力量成全我哪，所以我不能不把我的心腹話告訴您說了，我這邊來要見這個新任的太守，寔在是爲報仇，當初這個太守，作知縣的時候，因爲罣誤壞了官了，虧空好些個錢糧，是我給他借的錢彌補上的，後來我又賣了產業，給他捐復的官，趕他作零陵縣知縣的時候，我到衙門去要錢去了，他不但不認該我的錢，他倒還罵我，把我趕出來了，叫我

進退沒路，就這麼窮死了，這幾年我總要把他的命要了，纔甘心哪，無奈他出來的時候，總有書辦衙役圍隨着他進衙門云，又有門神攔住我，如今我求您扮作一個送禮物的客人，到太守衙門去，我藏在您的扇匣裏，跟您進去，只要我到了裏頭，就沒了攔擋了，某生聽這話，又是不平，又是害怕，可就說，這麼說起來，您是鬼了，姓劉的說不錯，我是鬼，那個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某生就點上燈，一照姓劉的，敢情沒影兒，某生很害怕，就坐下了一語不發，姓劉的就勸他說，您不用害怕，這幾天承您情，請我喝酒吃飯的，並且我還要仗着您的力量報仇哪，那兒有我倒還禍害您的理呢，又待了會子，某生心裏纔平安了，可就都答應了，趕到第二天，某生就扮作了一個送禮物的客人，到太守衙門裏去坐了一會兒，就出來了，後來就聽見人說，太守忽然得了暴病死了，某生恐怕走漏了風聲，纏到自己身上，就這麼趕緊的起身回家去了，也不知道那個姓劉的鬼怎麼樣了，古人有言，君子愛恩不忘報，可惜這個太守，不記得這句話

【註】

慘(氣の毒なる)

對勁(相投合する、氣があふ)

磨蹭着不去(ぐづぐづ行かぬ)

美意(御親切) 成

全我(私に盡力してくれ)

心腹話(心から話)

罣悞(失策)

虧空(損失を來たす)

彌補(補ふ、彌縫する)

產業(財産身代)

該我的錢(私から借りた錢)

趕出來(追出す、放逐する)

甘心(氣がすむ、溜飲がさがる)

攔擋(遮り止める)

扮作(身ごしらへする)

走漏了風聲(其事柄を世間へ漏らす)

纏(連累が及ぶ)

三十二則 雷擊惡婦

浙江平陽縣地方有一家兒小兩口子過日子，這個婦人懷上孕了，還沒分娩之先，這個爺們忽然有事要出外去，可就留下了十塊洋錢交給他媳婦兒收起來，預備着坐月子好使喚，這個爺們就起身走了，這個婦人就把那十塊洋錢收在立櫃裏了，趕又過了一個月，這個婦人可就要分娩了，這麼着就找了一個收生婆來，趕添下來一瞧，是個小子，這個收生婆就和這個婦人要一件舊衣裳穿，這個婦人就叫他自已開櫃子，拿一件去就是了，趕這個收生婆開

開櫃子一瞧，裏頭有十塊洋錢，他可就偷了五塊錢去，到了第二天，這個爺們回來了，開開櫃子一瞧，十塊洋錢短了五塊，他一問他媳婦兒，這個婦人一想，知道是那個收生婆偷了去了，趕到第三天，收生婆給小孩兒洗三來了，這個婦人就和他要那五塊錢，收生婆不認，就為這個，倆人吵翻起來了，收生婆心裏一恨，就暗之中，拿一個小針兒，扎在小孩兒頭髮裏了，這個小孩兒就一天到晚的直哭，後來的後氣脈也微了，眼看着要死的樣子了，這個婦人心裏一難受，就上吊了，幸虧街坊家的娘兒們過來，給救下來了，算是沒死，這天本來是很晴的天，就見忽然天上四面兒長雲彩，又是打雷，又是打閃，那個收生婆就跪在了他衙門外頭，手裏托着五塊錢，一個針，告訴大家說，我寔在是偷了某家五塊洋錢，我還拿針，扎在他們那個小孩兒的顛腦門兒上了，現在快拔出來，小孩子還可以活，說完了，就聽見一聲雷響，把收生婆給擊死了，地保就到衙門去報了，知縣來驗了屍，就埋了，把那五塊洋錢，交給失主領回去了，他

們把那個小孩兒腦袋上那個針也拔出來了，孩子也活了。

【註】小兩口子（若い二人者の夫婦） 爺們（男） 收起來（受取） 坐月子（産をする、産褥に入る） 收

生婆（産婆） 添下（生みおとす） 小子（男の子） 洗三（小兒の生れて三日目に行き水きするを〇〇といふ） 不認

（白） 吵翻起來（口論を始める） 扎（刺す） 一天到晚的（朝から晩まで） 直哭（ついに）

（泣） 難受（心配でたまらぬこと） 幸虧（幸にも） 娘兒們（女たち） 顛腦門兒（ひよめき） 擊

死（雷で震死すること） 失主（紛失主）

三十三則 微行摘印

本朝有一位長中堂，當初作浙江巡撫的時候，聽見說有某知縣，官聲很不好，這一天晚上，長大人就換上了家常兒的衣服，獨自一個人，到某縣地方私訪去了，趕到了那個地方了，可巧在街上正遇見某知縣，坐着轎子，帶着衙役三班的出來了，長大人就奔到轎子頭裏去，問某知縣是上那兒去，某知縣見是

撫台，就趕緊的下了轎子，回答說：現在是下街查夜去，長大人說：現在纔二更天，查夜也太早啊，又說：查夜原為得是拿賊，如今你帶着這麼些個衙役三班的出來，那個賊早就跑了，還能拿得着麼？你先同我趨達去罷。這麼着，知縣就叫衙役們都回去了，他就同着長大人走了，趕走了有幾里地，就瞧見有一個酒館子，長大人就和某知縣說：借們也走乏了，可以到這酒館子裏喝盃酒，歇一會兒罷。這麼着，倆人就進去，挑了一張桌子坐下了，要了兩壺酒，就喝起來了，長大人就問酒館子的掌櫃的：你們近來的買賣怎麼樣？掌櫃的說：近來的買賣利很小，都是因為衙門裏科派的利害，長大人說：你一個小百姓，可有甚麼科派的呢？掌櫃的說：客人不知道，我們這位縣太爺，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大小買賣，每月都要徵收常例錢，又搭着書辦衙役，狐假虎威，加倍的要錢，所以鬧得我們這地方的人，全都過不上來了，又細一說，本縣的太爺，有害民的十幾件事，長大人就說：據你這麼說，莫非上司都不管事麼？掌櫃的說：我們

聽見說這位新任的撫台，倒很愛民，無奈地方的事，那兒能立刻都知道呢，況且百姓們也不敢到撫台衙門去告啊，長大人聽完了這話，就笑了一笑，又喝了幾盃酒，然後就給了酒錢出來了，就和知縣說，小人所說的話，我也決不信，你也不用爲這個生氣，又走了幾里地，長大人說，今兒個夜裏，偕們倆人可以分着查夜去，你往那麼去，我往這麼來，說完了倆人就分了手了，長大人就回到酒館子去叫門，要借住一夜，掌櫃的說，我們這不是客店，不留人住，長大人說，你們這鋪子，今兒個夜裏應當遭災，我來借住，正是爲保護你們來了，掌櫃的聽這話很詫異，就開開門，把長大人留下了，趕到半夜裏，就聽見外頭直吵嚷，有人叫門，趕開開門一瞧，是本處的地保帶着一個縣裏的衙役，拿着一個簽，來傳賣酒的掌櫃的來了，長大人就趕緊的出去說，我是這鋪子的東家，有甚麼事情，把我帶了去就結了，地保和衙役都不認得長大人，他們就說，縣太爺打發我們來，是提名要某人去，並沒提叫你去，長大人一定要跟了去，這

麼着衙役就把長大人和那個掌櫃的，都鎖了去了，那個掌櫃的嚇的魂飛天外，長大人安慰他說，你不用害怕，有我哪，回頭就把你放回來了，趕到了縣衙門，知縣正在大堂上坐着了，看見衙役把長大人和那個賣酒的一塊兒鎖來了，嚇了一大跳，就趕緊的下堂來，把鎖開了，跪在地下直給長大人磕頭賠不是，長大人說，我早就知道，你一定要把賣酒的傳來治罪，你現在先把他放了，知縣就立刻把那個掌櫃的放了，然後長大人就上大堂去，把知縣的印拿起來，揣在懷裏頭了，說，我把印拿去了，省得我又派委員來摘你的印，你聽參就是了，說完了，長大人就走了。

【註】 中堂(清朝の親任 大官別稱) 官聲(官吏としの評判) 這一天(或日の意) 家常兒(平素、ふだん) 獨自(ひとり)
(單獨) 私訪(密々に探偵すること) 可巧(折よく) 正(ちよ) 三班(快班、皂班、差役の三職をいふ、いづれも役所の)
(下役) 下街夜(町へ夜の密行にゆくこと) 走乏了(あるきつ) 挑了(む) 科派的利(科派的利)
(税金の賦課が甚しくて) 小百姓(小民) 縣太爺(知縣のこと) 書辦衙役(いづれも下役の職名) 過

不上來了(やりきれませぬ) 往那麼去(あつちへ行け) 簽(紙ふだ) 東家(主人) 鎖了去了(いっつて) 磕頭賠不是(叩頭してお詫びする) 摘你的印(お前の役目をお前の印を免ずる)

三十四則 冥誅兇惡

吳江地方有一個舉人，姓周，素日所不作好事，竟作損人利己的事情，這一年他打算要上京去，本地的知縣怕他滋事，就送了他些個銀子，勸他快起身，他就拿這銀子撒開了一喝酒，回頭又是哭又是唱，就彷彿瘋子似的，他家裏的人，看見他所改了常了，可就都很小心，不叫他出去，這一天大家一個沒留神，他就可出去了，大家就趕緊的各處一找，就瞧見房後頭河裏頭有一個浮屍，趕打撈上來了一瞧，就是他，這麼着就報了官，驗完了就埋了，就在這天夜裏，本縣有一個衙役，聽見城隍廟裏有坐堂的聲兒，他就到廟裏看去了，趕他走到廟門口兒，就遇見素日認得的一個術士，在廟門裏頭站着了，見他去了，就

和他擺手兒，不叫他說話，這麼着他們倆人就在暗之中看着，就見大殿上點着燈，當中坐着一個神，兩傍邊兒站着好些個鬼，就聽見那個神吩咐，把那個姓周的帶上來，不大的工夫兒，就見有倆鬼，把姓周的拉到大殿上去了，那個神問了他幾句話，然後就有氣的樣子，拍着桌子大聲的說，快把他拿下去，正這個工夫兒，就見起了一陣陰風，透骨的寒，這個衙役所扎掙不住了，就趕緊的跑回衙門去了，先是本地有一個財主，他媳婦兒死了，有人疑惑是他的妾害死的，姓周的素日和那個財主，並來往，這麼着姓周的就到那個財主家裏，弔祭去了，趕閒談的時候，他話裏話外，就露着要挾制那個財主，那個財主一害怕，就給了他些個銀子，爲得是堵住他的嘴，誰知道後來別人還是知道了，大家就亂一吵嚷，知縣也聽見說了，就把那個財主傳了去了一問，然後又開棺相驗了一回，倒是好死的，這場官司雖然皂白分清了，那個財主的家產也敗落了，還有一件事，本地有一家兒，有一個使喚丫頭死了，姓周的訛詐人家，

說是那個丫頭死的不明那家子就有因為這話氣的投水死的就拿他作這兩件事論他在陰間受重刑也是應該的

【註】吳江(江蘇省の蘇州府にあり) 素日(平生) 損人利己(人を害して己の懐中を肥やす) 滋事(騒ぎを起す) 撒開(大びらに、大) 瘋子似的(狂氣のやうである) 改了常了(ふだんと様子が異つてゐる) 小心(注意) 打撈上(すくひあげる) 術士(卜者、方術家) 擺手兒(手をふつて) 所扎掙不住(とても我慢がしきれない) 弔祭去了(悔みにいつた) 挾制(掣肘する、抑壓する) 堵住(ふさぐ) 誰知道(豈圖らむや、思ひがけもなく) 皂(黒白、善惡) 敗落了(破産すること) 訛詐(ゆする、言ひがけして詐取する) 是應該的(當然の次第であらねばならぬ)

三十五則 雷擊昧心

嘉慶壬申年的時候廣東新寧縣地方某村莊兒有弟兄兩個人有一個妹妹已經出了門子了這個哥哥已經有四十歲了還沒成家了他兄弟就說哥哥若是不娶媳婦兒那不絕了後了麼爲甚麼不把我賣了錢娶媳婦兒呢他哥

哥說我因爲娶媳婦兒丟了兄弟那我還怎麼是人哪倒不如沒媳婦兒的好本村子裏有個財主聽見這件事很佩服他們倆人的義氣這麼着就到他們家裏去和那個哥哥說我如今借給你三十兩銀子你叫你兄弟在我家裏當長工去拿他的工錢折這銀子的利錢你兄弟也有了吃飯的地方了你也有銀子娶媳婦兒了這不是兩全其美麼後來你有了銀子照舊的把你兄弟贖回來你想好不好這麼着他就答應了然後就拿這三十兩銀子娶了一個媳婦兒趕那個媳婦兒過門之後就問他丈夫兄弟是在那兒了他丈夫就哭着把這個緣故說出來了那個婦人就說你因爲娶媳婦兒把兄弟丟了那你還怎麼作人哪這麼着這個婦人就回娘家去求他父親想法子借了三十兩銀子拿回來攔在一個匣子裏了趕過了一天他催他丈夫贖兄弟去就打開匣子要拿銀子一瞧銀子沒有了這個婦人一着急就吊死了趕出殯的時候忽然一打雷把棺材蓋給震開了這個婦人活了這個工夫兒他小姑子正在棺

材傍邊兒站着了，就叫雷給擊死了，起袖子裏就把那三十兩銀子掉出來了，敢情他小姑子住娘家來了，瞧見那三十兩銀子在匣子裏收着了，他可就暗之中把銀子偷起來了，這麼着就拿那口棺材，把他小姑子裝上埋了，然後他就叫他丈夫拿銀子去把兄弟也贖回來了。

【註】嘉慶壬申（嘉慶十年、即西曆一八一二年）已經出了門子了（とうに嫁入りしてしまつた）絕了後（後が絶える、子孫がない）怎麼是人（人間の事）佩服（感服する）當長工（永久に勤める雇人となる）折（差引する）利錢（利息）照舊的（元のやうに）贖（身受けする）緣故（わけ、理由）怎麼作人（どうして人間たること）敢情（實際）震開（雷を割り開く）活了（生き）小姑子（こじうとめ）娘家（家）着急（氣をもむ、煩悶する）

三十六則 貪淫巧報

乾隆年間的時候，徽州地方有一個人，娶了媳婦兒之後，他父母就都死了，就

剩了一個兄弟，跟着他過日子，這一年他出外作買賣去了，趕回來的時候，他媳婦兒就預備了一桌酒，給他接風，可就叫他兄弟一塊兒喝酒，趕擺上酒了，他媳婦兒就先給他兄弟斟酒，後給他斟酒，他可就有點兒犯疑，他以為他媳婦兒和他兄弟有點兒不清楚，這麼着他就在家裏住了一夜，趕到第二天早起，他起來了，就和他媳婦兒說，某處我存着些個貨物，我得到那兒發貨去，總得過半個月之後，我纔能回來哪，說完了就走了，他媳婦兒可就和他兄弟說，往常你哥哥回家來，總是和顏悅色的，必要問會子家裏的事情，獨昨兒個回家來，臉上帶着有不喜歡的樣子，叫人可疑，我現在要回娘家看看去，總在你哥哥回來之後，我纔回來哪，箱子我都鎖上了，你可以在家裏看看屋子，他小叔子就答應了，把他送出去了，趕到半夜裏，這個兄弟一個人在屋裏睡覺，就聽見有人叫門，他起來開開門一瞧，是一個赤條精光的婦人，他就要關門，那個歸人就跪在門口兒哭着說，我是個遭難的，除了您的嫂子，不能救我，他就

說我嫂子回娘家去了，家裏就剩了我一個爺們，不能留你住，那個婦人聽這話，就拿手緊把着門，直央求，這麼着他就拿了一件衣裳，扔給那個婦人了，叫他穿好了，把他讓進來，安置在他嫂子屋裏住了，然後他就坐定了一想說，我一個爺們家，黑更半夜的，收留一個婦人，趕明兒個我是跳到黃河洗不清，況且他又沒衣裳，天亮我怎麼把他打發走呢，這麼着他就把屋門鎖上了，跑到他嫂子娘家去了，見了他嫂子，就把這件事告訴明白了，他還叫他嫂子趕緊的回家去，給那個婦人兩件衣服，把他打發走了，就結了，他嫂子說，這半夜三更的，我不能回去，這麼着他嫂子的父親就和他說，若不然，你也在我這兒住了，趕天亮的時候，你同你嫂子回去，再想法子打發那個婦人走，那不好麼，他聽這話，就把屋門的鑰匙交給他嫂子了，他可就在一間別的屋裏睡了，誰知道他嫂子有個娘家的兄弟，聽見這件事，可就起了歪心了，他暗之中把他姐姐的鑰匙偷到手，就溜出去了，跑到了他姐姐的家裏，拿鑰匙把屋門開開了，

就進到他姐姐的臥房裏，和那個婦人一個屋裏睡了，屋門對上了，也沒鎖，偏巧他姐夫夜裏回來了，見屋門對着了，他就推開進來了，就聽見裏間屋裏有男女噉々噉々說話的聲音，他的氣就上來了，這麼着他可就摸了把刀，進裏間屋裏去，把一男一女全都殺了，然後他就出來到了他丈人家裏，見了他丈人就說，您姑娘和我兄弟通姦，我把他們都殺了，他丈人說，你這話是打那兒說起呀，你媳婦兒和你兄弟都住在我這兒了，這麼着他丈人就把他媳婦兒和他兄弟都叫出來了，他一見很詫異，就說，那麼那個婦人是誰呢，他媳婦兒和他兄弟就把那個婦人是怎麼來的，告訴他說了，他說那麼那是我殺錯了，到底那個爺們又是誰呢，他媳婦兒聽這話，就一找，就是不見他兄弟，又一找鑰匙，也沒有了，可就說，這必是我那個兄弟沒出息兒，叫你給殺了，這麼着大家就都趕緊的回家去，點上燈一看，果然不錯，就是不知道那個婦人是誰家的，趕到天亮，就聽見說，有一個人，他媳婦兒和一個男人通姦，他把姦夫

殺了、姦婦跑了、這麼着這個爺們、就把那個人找來了一看、就是那個姦婦、這
麼着他們就一塊兒到衙門裏報了、官來相驗完了、就叫把死屍埋了、也沒治
這倆爺們的罪、常言說的、淫近殺、賭近盜、貪淫的人、該當以此爲鑑、

【註】 乾隆(西曆一七三六年、年號同九五年) 徽州(安徽省) 就剩了(只………を) 接風(旅行より歸りたる人を馳走する酒宴)
 一塊兒(ほに) 斟(づ) 犯疑(がふ) 不清楚(問柄) 存着(貯へてある、し) 和
 顏悅色的(機嫌よく) 會子(らく) 鎖上(錠をか) 小叔子(小じうと、即ち嫁よりの夫の弟をいふこと) 赤
 條精光的(ツツ裸の體) 嫂子(よめ) 爺們(男の子) 緊把着(しがみつく) 直(ついで)
 央求(懇求する) 扔給(投げてやる) 把他讓進來(彼を這入らしめる) 安置(おく、おちつかせる) 跳到
 黃河洗不清(何といふても申開きが出來ない) 打發走(出してやる) 兩件(枚) 就結了(それで宜いだ終) 同(よに) 歪心(悪い心) 溜出去了(コツそりと出かけた) 屋門(室入口) 對
 上(め) 也沒鎖(錠もかけない) 偏巧(生憎) 喊々喳喳(べちやべちや) 氣就上來(腹が立つて來た) 摸了(りして) 丈人(妻の父) 通姦(姦通する) 沒出息兒(やくざ、碌でなし) 常

言說(諺にいふ通り)

三十七則 鬼崇刑幕

有一個知縣姓吳、他作貴州桐梓縣的知縣的時候、這一年他因爲有公事、要
到省裏去、就請他的一個刑名幕友劉師爺一塊兒去、趕到了省裏、倆人租了
一個寓所住下了、這一天、吳知縣到一個別的衙門裏吃晚飯去了、趕二更天
回來了、剛一進院子、就聽見屋裏有人打鬧、他疑惑是劉師爺和人打起來了、
趕他進到屋裏去一瞧、並沒有別人、就見劉師爺伸着兩隻胳膊、彷彿是和人
打架的似的、臉上的神氣也改了、吳知縣就問他是怎麼件事、劉師爺就說、某
婦人帶着他的女孩兒找我、不答應來了、原來桐梓縣有一個念書的、本地有
一個小財主、招了他去爲女婿、所有吃穿一切的費用、都仗着他丈人供給、這
麼着他媳婦兒可就有些個驕傲的樣子、雖然跟前有一個三歲的女孩兒、然

而兩口子不對，可也不是一天了，這一天這個念書的，因為他媳婦兒把他欺負急了，他可就拿鋤把子，把他媳婦兒打死了，這個工夫兒，他的那個女孩兒，就揪住他不答應，他就把他女孩兒也打死了，趕這案到了衙門了，吳知縣可憐他是個窮念書的，又念其他有志氣，有心要救他，可就和他劉師爺商量，要想法子開脫他的罪名，劉師爺就出主意，打算把他打死他女孩兒的那一層刪了去，或者可以救他那一條性命，這麼着這天晚上，在省城寓所裏，正辦這案的文書稿子哪，那個婦人的魂靈，就帶着他女孩兒不答應來了，可見人命至重，國法原不可以有偏向，這麼看起來，劉師爺不過為救一個人的性命，冤魂就來不答應他，若是貪臟受賄，出入人罪名的，豈有不遭報的理呢。

【註】租(借入) 剛一進院子(丁度庭へ) 打鬧(騒いで) 疑惑(がふ) 和人打起
(れる) 來了(人と喧嘩を始める) 打架(喧嘩する) 神氣(人間の顔色) 不答應(文句をつ) 用費(費用)
(と) 丈人(と) 跟前(手元) 可也不是一天了(一日や二日の事ではない) 欺負(あざむ) 急了

(馬鹿に) 揪住(つか) 開脫(救す) 性命(いのち) 偏向(偏頗に) 這麼看
(する) 起來(かっじて) 見れば

三十八則 縣丞遇鬼

有一個在部裏當經承的，因為當缺年滿了，由議叙保舉作了京裏的縣丞了，這一年夏天，他有事出城去了，就在大道傍邊兒一棵樹底下涼快，就見起西邊兒一個人騎着馬，來到了樹底下，就下了馬，把馬拴在樹上，也坐下涼快，這麼着倆人就叙談起來了，縣丞就問那個人是上那兒去，他就見那個人拿出一張差票來說，我是奉了閻王的命，傳人去，縣丞一瞧差票上有自己的名字，可就嚇了一跳說，那麼你是傳我來了麼，那個人說，還沒到傳你的時候了，頭一個是先傳城東的一個老頭兒，第二個是一個山東人，第三是一個婦人，你在第四哪，說完了就連人帶馬都不見了，這個縣丞就回家來了，把這話告訴

家裏人說了，趕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城東打聽去了，就見有一個老頭兒，剛開門出來買菜，忽然就躺在地下死了，他看見這個，就更信是真的了，就趕緊的回家來叫人給他預備後事，第三天他又出城去，就聽見有一家兒有婦人哭的聲兒，他就到門口兒去一問，就見一個年輕的婦人出來說，我們是山東人，跟着我丈夫到京裏找親戚來了，沒見着，我的丈夫今兒忽然得暴病死了，沒錢買棺材，就爲這個哭，這個縣丞聽這話很可憐，就給那個死鬼買了一口棺材，又幫了那個婦人三十兩銀子，叫他把靈柩帶回本鄉去，那個婦人很感激的，了不得，這麼着這個縣丞就回家來，坐在屋裏竟等死，趕到晚上，就聽見有人叫門，他就出去把門開開了，讓進一個人來，到屋裏坐下了，說了幾句話就走了，然後縣丞就和他家裏人說，我如今不死了，剛纔這個人來給我送信，告訴我說，上帝念其我有一念之善，周濟孤苦，所以又給我增了十二年的壽數，這麼看起來，人的死生禍福，雖然是天命，到底人若是竭力的作善事，也未嘗

不可以挽回天意。

【註】 經承的(役所の下役を受 負ふてゐる者) 當缺(任じて ぬる) 議叙保舉(詮考を経て 拔擢さる) 拴(つばり) 涼

快(納涼 ぬすむ) 叙談(話しを する) 縣丞(地方縣知 事の次席) 差票(紙 差) 一早(夜明 け頃) 本鄉(故郷 郷里)

周濟孤苦(普ねく 寄邊のない 人を救済すること)

三十九則 古道可風

有一個當師爺的，名字叫蔡遇龍，是浙江湖州人，起年輕的時候，就是在外頭作幕，這一年有一個同知姓春，就把他請了去當師爺，賓東很對勁，誰知道日子不多，這位同知就過去了，春同知本來是旗員，家眷全都在京裏了，任上一個親丁也沒有，趕他死之後，他的家人都私自走了，扔下靈柩直沒人管，蔡先生就自備資斧，親身把春同知的靈柩送回京裏來了，後來蔡先生上了年紀了，在本鄉地方開了一個米鋪子，他常把自己攢的錢拿出來借給本鄉的人

使喚一個大利錢也不要，有他一個本鄉的人，該他有幾百吊錢，這一年蔡先生到那個人家裏望看去了，那個人見了蔡先生，滿臉帶笑說：「今年我收成的很好，可以先還您十幾石米罷。」這麼着就把蔡先生讓到家裏去，剛坐下，就見進來了好幾個人，和那個人要帳，就一齊動手，把囤裏收着的糧食，全都倒出來，拿了走了。那個人一家子全都哭了。蔡先生看見這個很可憐，就把那個人該自己的那幾百吊錢的帳拿出來，全都勾了，然後回到家裏去，倒把自己收的糧食，打發人給那個人家裏送了好幾石去。他作事就是這麼樣兒的忠厚，就在這年的秋天，他的兒子鄉試就中了舉人了。後來這個蔡先生直活到七十多歲死的，他的後輩也都作了官了。人家都說：「這是他行好的善報。」

【註】 賓東（王客、即ち賓は彼自身の事、東は其長官） 旗員（滿洲人） 私自走了（逃げてゆく） 資斧（費用） 攢（貯め） 的（た） 望看（訪問） 收成（收穫のこと） 囤（穀物を貯へて置く） 該（借り） 全都勾了（全部帳消してしまつた）

四十則 騙賊巧還

有一個姓華的，帶着三百兩銀子，到丹陽地方作買賣去。這一天，坐船走到一個地方，看見岸上有一個客人，背着行李要搭船。姓華的就叫船家把船灣住，叫那個人上船來。船家說：「這個地方匪人太多，別叫那個人上船來。」倒好，姓華的不聽，一定叫那個人上船來。船家沒法子，就把船灣住了，把那個人讓到船上來，把他安置在後艙裏住下了。趕到後來，走到了一個馬頭地方，那個客人就說：「我本來是到一個親戚家裏去，現在這個地方，離我的親戚家不遠了，這麼着他就給姓華的道了謝，然後就背起行李來，告辭上岸去走了。趕待了會子，姓華的開箱子拿衣裳一瞧，箱子裏的三百兩銀子丟了。他知道是那個客人偷了去了，可就後悔的了不得，又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就下起雨來了。姓華的一想，如今銀子已經丟了，也不能買貨了，打算回家去湊些個銀子再來買。」

貨罷、這麼着他就叫船家把船駛回去罷、趕船往回裏走的時候、路過一個鎮店、就又見岸上一個人、背着行李要搭船、趕船家一瞧、就是偷銀子的那個客人、這麼着船家就藏起來了、就叫一個小水手、把那個客人迎上船來了、趕那客人剛一進艙、瞧見姓華的了、就趕緊的扔下行李就跑、誰知道他一失脚、就掉在河裏頭了、就見叫浪頭把他裹下去了、這麼着姓華的打開行李一瞧、三百兩銀子在行李裏頭裹着了、姓華的就拿出來、照舊的上丹陽買貨去了、原來那個客人、偷了銀子去之後、遇見雨了、他也萬沒想到這隻船往回裏走、趕上了船、纔知道是撞在網裏頭了、這纔連性命都沒了、

【註】 船家(船) 灣住(碇泊する) 馬頭(船着場) 背(背負ふ) 湊(あつめる) 失脚(ぶころ) 掉(落ちる)
撞枉網裏頭(網の中へ落ちて来た)

北京搜奇新編 終

大正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印刷
大正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定價金四拾錢

編輯者 石山 福治
東京市小石川區茗荷谷町五十八番地

發行者 田中慶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印刷者 加藤 保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印刷所 文明社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文求堂書店

電話 園下谷八百二十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百十八番



發行所

323
197

終